止齋題跋
心題跋
水題跋
西山題跋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止齋題跋

陳傅良撰

本館據津逮祕書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止齋題跋

目錄

卷之一

跋御制至尊壽皇聖帝聖政序記
跋皇子嘉王賜盧金劄子
跋御書所進嘉邸生辰詩
跋歐王帖後
跋徐鷹伯詩集
跋杜大春画梅
跋石時亨所藏呂眞人画像
跋張之望文卷後六則
跋趙主簿所藏詩後
跋東坡所記程公逸事
跋孫氏誌述
跋圃雅疏
跋史丞相祭諸葛夢吏文
書種德堂因記陳仲字問詩語
跋靈洞廟賜敕額
跋宋景文公帖
跋宋元憲公表稾
跋趙延康公責僞楚書
跋趙延康詩
跋温公與邢和叔帖
跋張無盡與邢和叔帖
跋邢惇夫詩及諸公題
跋邢氏虞國夫人手書
跋劉元城帖
跋胡文定公帖

卷之二

題仁皇所賜魏家刑政二字後
跋蘇黃門論章子厚疏
跋東坡與章子厚書

跋東坡桂酒頌
跋辛簡穆公書
跋江道士玉壺菴額後
跋周伯壽画猫
跋徐夫人手寫佛經
跋司馬溫公遺玉壘聘君詩
跋宋信翁產經
跋王恭簡諫草
跋曾文清詩詞後
跋祭京民窴元符末上書人詔草及考定
　邪正等
跋蘇魏公百詠詩稿後
跋陳求仁所藏褒無垢帖
跋葉正則所爲陳仲石墓誌
跋林宗大家藏湯氏画梅
跋雲山壽昌院右帖公據後
跋張魏公南軒四益窩
跋朱宰元成所藏宋宣獻公王荊公帖
跋朱宰所藏竹石
跋朱宰所藏孫介画
跋林伯順七世祖画像
跋謝大成所藏曹公顧墨蹟
跋姚次韓所藏蘇老泉修禮書堂帖後
跋黃元章所藏山谷墨蹟後
跋吳興陳錢芝草圖
跋樓大防重屏圖
跋孟嗣王書後

止齋題跋卷之一

宋　永嘉陳傅良撰

明　海昌毛晉訂

跋御制至尊壽皇聖帝聖政敘述

臣上言臣聞前聖之德業莫盛於舜舜後聖之述作莫盛於孔子然二者相須而不能以同時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道本於稽古功成於協帝臨御二十有八年仁恩塞宇寰威聞憺蠻貊濶色中興之烈而增光揖遜之美薄海內外萬口同辭以爲自舜以來一人而已陛下奉若慈訓克昌丕緒見之行事緝熙光明而且欲以欽承允蹈之餘布在方册昭示無極爰命史臣哀輯聖政鋪張表出作宋一經於是書成來上親灑宸翰揔發磨藻冠之篇端日星有爛著於天文而太極之妙自然陳露縉紳鉤棨之流又以爲是孔氏之作也臣竊惟有虞之書初與五典並行而無辨更千五百年而得孔氏斷爲書首序之百篇之上然後暴白於萬世由此觀之虞舜雖極治實久晦而後彰孔子能祖述矣益追論而不相及未有父子兩朝聖以繼聖立德立言自相發揮皇乎異哉如今日之盛者也抑臣次舜之事以底豫於孝遵人倫之變也以予賢於公因天命之改也惟我壽皇之事高廟備極五福彌歷三紀雍雍穆穆昭無間言曾未倦勤脫屣萬乘授之主鬯神人燕寧累聖一家世世同德父子之間視舜有光焉則陛下之序此書尤足以垂百王之範補六藝之缺矣臣以非材待罪宰事適董攸司與托不朽而藏之禁嚴未寫琬琰無以對揚宏休臣實甚懼用是百拜稽首昧死請以賜本大書深刻以幸來世而又百拜稽首髣髴大旨敬書於序之下方太常丞兼國史日曆所編類聖政檢討官臣章頴著佐作郎臣王容臣李唐卿耆作郎臣沈有開臣黃由祕書少監臣陳傅良左丞相

兼提舉監修國史日曆提舉編類聖政

跋皇子嘉王賜賮金劄子

竊審抗章得請斬爾開佚啓行有期輒以白金百星聊充賮儀輕褻爲愧指留幸甚乍遠倍加係愛至祝

右紹熙甲寅五月四日潛邸所賜也臣是歲嘗數對上皇論事不合乞休致再不允於是又請對庶幾感悟是日午鼓趨待漏院會從官趙彦逾以下亦同班奏事閤門來約臣令隨衆班俄有旨獨令臣上殿下敷奏反復久天意弗順遂再乞休致忽發玉音甚好甚好詢下文字臣就榻前謝且辭下殿再拜退出國門具以聖語申尚書省諫院御史臺及奏知潛邸且請不獲禀達之罪上賜賮金恩出意外臣以不才被遇最寵奎畫之號視胡善黃裳有加是冬急召入講上數從容語臣所藏朕字畫盍進來用寶如生辰詩何故久不見跋語臣每逡巡不敢當尋復趣取跋稿僅成而臣罷去樓鑰高文虎就觀臣家稿留案間家人倉皇不及收白入謫籍日夜危懼但謹櫝藏不敢奏示一昭回之光以震耀天下臣罪萬死言之感涕

跋御書所進嘉邸生辰詩

右傳良所上皇子大王生日詩王意嘉賞手書一本以贈或者難曰此頌體耳而及於咕危飢寒之辭何也曰是獨不見太史遷論頌乎太史遷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惟幾是安而股肱不良萬事隳墮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由此觀之虞周詩頌非耶知虞周之頌然後可與言詩矣因著其語又見大王有取於詩在此而不在彼也且以著見王錄小善嘉規益之意傳良不勝感懼無以得此因刻之石以侈大賁

右此序跋真蹟久尋不獲故前跋賜金劄子深

致歎惜之意而參政樓公復追記所見以紀之先生子師轍歲辛未二月始於故書中得之今附此

臣仰惟皇帝陛下龍潛嘉邸毓德進學一時官寮皆出遊從嘗逢誕節咸獻詩頌既而置酒高宴初酌黃裳次酌陳傅良各出文書一通致謝再三及視之其一曰上呈翊善其一曰上呈贊讀御名謹封因敬請所以謙賜之也上曰二公之詩雖因爲壽而作皆寓警誨之意輒依所惠親書一本復以爲贈以示不忘裳與傅良踧謝而退龍飛之初擢裳禮部尚書傅良中書舍人未幾裳以疾沒傅良奏請以御書刊之堅珉玉音賜許是時臣綸待罪琬闈與傅良同直北門嘗過其家傅良以跋語示臣大略曰季札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公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惟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蓋頌不專於美盛德之形容皆有敕戒之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絕臣爲之踧然作而曰偉哉論也自詩大序言以成功告於神明無有以頌爲警戒者舜皐賡歌世但以爲盛事非司馬遷不足以發聖賢相敕之旨自李斯頌秦專務溢美人亦不以爲過韓愈有曰不以頌而以規也而傅良能發之臣於傅良平日所謂至是益以歎服促使刻之傅良曰今既刻宸翰於上方不敢使人代書適有目告當埃灰愈曾未信宿而已報罷未幾臣亦去國相忘於江湖者十餘年傅良下世訪遺稿於其家則不知所在矣二子師轍師朴求跋其下將碑之以傳遠臣既傷傅良不及見更化之日敢直書始末上以彰陛下好賢樂善之素下以侈傅良等際遇之寵抑使後學知古人頌詩賡歌本非專於形容稱美而諷諫之切

未嘗不寓於斯云嘉定三年歲在庚午秋八月丙辰朔正[redacted]兼太子賓客奉化郡開國公食邑三千[redacted]六百戶臣樓鑰

跋歐王帖後

魯直帖往往有之如歐王二公帖蓋不多見靖康之變士大夫故家文物淪喪可勝道哉間見一二令人悵涕歐公以嘉祐四年罷府事明年書成是歲王仲儀以侍讀學士出知益州逢原遺腹女是生吳說傳朋傳朋嘗通判永興以其母念逢原之墓乞改襄陽於是作養志堂焉余悲逢原無後併著於此

跋徐薦伯詩集

世多謂書生不知兵謂書生不知兵猶言孫武不善屬文耳今觀武書十三篇蓋與考工記穀梁子相上下吾友徐薦伯登武舉第一日示余橫槊醉稿余請已喜薦伯慷慨有烈丈夫氣其詩詞視唐諸子屹屹弄篇章者多哉當今諸公如見薦伯詩亦可解文武二途之惑

題杜大春畫梅

偶與文叔時亨論十五國風次第取季札舊序參孔氏序特退秦於魏唐之後繫豳於末略經改定而意以獨至晚於燈下觀蜀客卿作梅筆墨無幾如在籬落因悟萬事無支離法

題石時亨所藏呂眞人畫像

他畫欲作塵外想頗多輕揚今觀大清樓本儼若孔老予微笑曰得之矣眞人固應如此彼不知其人而求其壽與他畫師何異

題張之望文卷後

劉知幾史通上下數千載間掊擊略盡蓋剖然似庖丁解牛手觸足履動中節會矣至不見全牛一節未識知幾尚費若干年耶此事始非强博能到賈生太息一書首論諸侯王强大事可謂知務當

是時文帝方從代來齊樊諸王皆有相疑之勢未虛侯功最隆及賈最晚帝意亦略可見讒者肉謂賈生首篇益干時云嗟夫生豈干時者耶要知論事誠有次第一舛其序必有不相察者

孔子作春秋一字無問然者非獨用功深也易其心而後語權衡自平耳後之秉筆者安得輒不書不安書輒書是其各安在如班孟堅史視司馬子長加精察而竟不能過往往有愧色亦豈力不足歟

温公嘗言洛中士大夫淵叡談空說性多矣惟史事無所啓口益有識云耳然公言性獨與楊子雲合自今觀楊孟與孟子子雲博極羣書顧不見已何哉

程先生易傳未出門人丞以請先生曰吾獨不望進乎益晚始授人其間有一字數改定者先哲重著書如此

顏子不貳過論殆是憾筆今詩韓子書者於斯文特熟甚科舉之累自韓子不免安夫人盡然於此可以興古道不行之歎

黃巖張君之望持所爲書二編越江山來問當然與否僕固辭張君固請僕末學耳豈足斷此書厚意不可虛辱輒題數語附名篇末非敢云何姑以見惓惓意耳

跋趙主簿所藏詩後

丞相清源梁公治閩之數月徙福清主簿趙公餘慶丞長溪主簿固辭丞相固遣之未幾福清宰李君宗思來請趙主簿長溪宰李君遂夫又來請留主簿丞相益賢君也速致郡中屬掌秋賦之入而趙君懇訴其老矣又位卑下不宜度越他士參郡政其爲辭殊苦確不樂丞相不能奪也明年君秩滿將罷去忽過余出其先君子所嘗得於諸公詩跋見示亟請之乃知趙君蓋家學如此其仕進無

先人之心有繇來矣

跋東坡所記程公逸事

學者多不道鬼神如蘆菔之菟豈不異哉自唐末諸藩以鎮將求盜武夫往往略平民充數幾及賞格藝祖定天下哀矜無辜縣復置尉始以儒生爲之而鎮將廢賞格如故民鮮死焉二百年於此矣迺者有司以薦舉吏多奸巧不應功令輒見格惟尉以捕盜改秩善傳會其事得不用薦或者因是頗襲鎮將之舊上方閔焉議改制以防之此建安陳侯惇所爲刻是石也

跋孫氏誌述

方國家肇造之初將相大臣多西北舊族而東南未有聞者既而天下平七八十載之間而范公起吳杜公起越歐陽公起廬陵孫公起富春益漢一大郡之地而二三公者皆極一時之望於是東南人物遂擅天下嗚呼當錢李二氏之時諸公皆安在耶余覽杜公所言孫卿墓誌并歐范之述爲之太息感今而懷古東南之士奈何妄自菲薄

跋爾雅疏

古者重小學爾雅所爲作也漢興除秦之禁肯置博士列於學官至今漢儒書行於世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楊氏方言之類蓋皆有所本云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不課於舉子由是浸廢韓退之以古文名世尚以注蟲魚爲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國初諸儒獨追古依郭氏注爲之疏爾雅稍稍出比于熙豐三經行學者非字說不學自先儒注疏皆罷絀而爾雅益廢余憾爲兒時入鄉校有以爾雅問題者余用能辨鼠豹不識蟛蜞爲對其事至淺諸老先生往往驚歎以爲博也郡有刊疏并音釋若干卷以久不就字畫多殘闕金華趙君子良來爲推官繕補之始頗可讀趙徵余言因敘此書之所以廢且見子良之志子良學於東萊呂

伯恭氏於余爲同年進士名善珍

跋史丞相祭諸葛夢叟文

夢叟言貌退然不自表出聲蹟不著丞相乃獨得之何哉丞相門生故吏滿天下不聞有得此於丞相者夢叟顧一見得之又何哉丞相之取人也異於今夢叟之取於人也尤異於今矣不竟其逢令人隕涕

書種德堂因記陳仲孚問詩語

近讀古樂府始知後作者皆有所本至李適僊絕出衆作眞詩豪也然古詞務協律而尤未工仲孚嘗問詩工所從始余謂謝元暉杜子美云謝朓每篇堪諷詠益嘗得法於此耳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却憶謝元暉與子美同意因書種德堂遂記此語

跋靈潤廟賜敕額

桂陽之民雖貧而有常產父子孫兄弟多族居或至百口重喪祭有喪哭泣過時必葬埋未有火化者逾久展奉猶哭泣如新喪祭事謹潔至不敢糞瓜菜尤恥爲人隸饑年不得已鬻子舍曰奴婢而以養子爲約益其俗朴近古然也然拙而惰糞耕器絕苦窳犁刃入土纔三四寸終歲置田勿問及春撅去陳草曾不待破塊輒下種水在田上節級溉注之是爲良田水在田下雖咫尺不能轆轤使之逆上往往夾江之田與竝山同爲瘠薄易苦旱率十年八九耕不獲每旱卽立視苗槁而乞哀於神無問在不在祀典日擊羊豕聚羣巫鼓舞象龍或然指以膏火薄肉供佛類不効則禱于龍渡山之神山在縣境內最著名其神邦人尊事之非已甚不敢輒禱無不應今夏旱凡民之祠事且遍不雨於是屬軍教授縣令謁祠下以靈潤源之水歸又兼旬不雨某遂宿戒親謁祠下三鼓方作星河彌天行數里漸槭槭有聲雞初鳴至青蓮寺爲位

望拜遲明登山俄時雨大至達城下已乃三日雨歲及下熟吏與民德侯之賜推本所始得紹興十四年賜廟額敕黃一道於掌故仰惟國家爲民秩祀篤於報功宜詔萬世敬慕之石某爲長吏不能履阡陌爲方略敎民治田而徒千神之澤又以窮自歸於當道連帥部使者咸以錢粟來周急可以免歲月矣要不可久方將趣丞史以龍骨車若桔槹法下之鄉聚使民稍自力不但以瀆神益永尊事無怠政因對神之休與國家所以襃大之者升道其土俗善否爲勸勵著之下方

跋宋景文公帖

景文公以皇祐四年二月自亳徙成德明年正月徙定武實代親公所謂丐任河朔一年有餘益是歲也元憲公亦以是歲八月自河南徙許而晏公來河南公有九月朔日請入覲書欲會元憲于河陽廿五日書所謂相國也至和元年劉沖之相劉自參預卽領唐書故儲書於公嘉祐改元仁宗不讓其曰河朔大臣則韓公在相臺爾八月徙益州是時龐莊敏自永興改河東其年五月元憲歸綏中書門下班公有此月二十三日書云云則猶在定武也三年王侍讀來成都於是還閬公言莊敏引歸不決元憲乃圖任之漸明年莊敏以築堡事寵節鉞元憲復莞樞務眞見事之談云

跋宋元憲公表稾

景祐二年定新樂是時同在詞掖如胥公偃丁公度張李晁石皆前進元憲公以元年四月掌制乃獨屬筆豈非其文擅一時諸公所推遜歟欽論遺稿令人起敬

跋趙延康公貢僞楚書

余嘗手抄建延四年八月二日刑部狀會恩奉復士大夫名數延康公在焉一時狀中如胡公寅劉公珏皆復用劉至位執政而延康竟謫死余聞京

城之禍子昉以募義兵見囚范瓊世多言靖康無伏節之士有以宗室所纂白如此豈無人哉而皆誣陷於羣小嗚呼悲夫

跋趙延康詩

余既於責僞楚書後者公行藏復見所爲詩嗟乎劉歆李白之文盛矣其節操何如詩不足爲公道也

跋温公與邢和叔帖

熙寧間温公居洛公從崇德縣再入崇文元豐四年兼史事以所藏温公帖知是時相與甚厚也後一百十有二年某得見之於其曾孫遵仲修

跋張無盡與邢和叔帖

紹聖四年公爲吏部侍郎十月自權尚書遷御史中丞無盡此帖皆是歲無盡罷左司郎官去至是適兩年餘矣

跋邢惇夫詩及諸公題

以諸公之愛惇夫與惇夫之得此於諸公追想在昔令人起敬

跋邢氏慶國夫人手書

余與天台謝傑景英爲忘年交謝趙出也爲余言外氏丞相家法甚悉今見邢氏趙夫人手書戒婦子一紙往往與景英語合邢尚書趙丞相事具國史至其故家典刑要自令人起敬

跋劉元城帖

余讀元城諫疏編刺元祐大臣而獨不及司馬文正公編刺元祐大臣而不以爲訕獨不及司馬文正公而不以爲黨豈惟諫議之賢哉亦足以想見元祐以前深厚之俗矣余懷此久因與子厚口得公遺墨遂書其後

跋胡文定公帖

浙間人家家有春秋傳而罕見公字畫余記爲兒時從鄉先生學同學數十兒兒各授程易胡春秋

范唐鑑一本是時三書所在未鋟板往往多手抄誦也晚官湖湘間每過士大夫家輒見公遺帖皆甚貴惜然爲春秋學者顧少如浙間何哉因見向氏所藏帖書以勉之

止齋題跋卷之二

題仁皇所賜魏家刑政二字後

臣嘗幸備員中祕恭睹仁皇奎畫凡五十有五軸亦既盛矣以今見魏家刑政二字又以歎散落人間夷夏山川之藏不知其幾也恭惟景祐以來上意日趨於寬任子至於及員郎治獄至於貸贓吏理財至於弛茶禁蓋後來新法之士謂之失刑政者以今所見帝雖燕閒與疎遠小臣亦未嘗不講此二事然後知帝所謂刑政在是不在彼也嗚呼仁哉

跋蘇黃門論章子厚疏

予每讀章氏論役法劄子言溫公有愛君愛國之心而不知變通之術嘗歎息於此使元祐君子不以人廢言特未知後事如何耳至讀黃門諫疏又未嘗不壯其決也

跋東坡與章子厚書

止齋題跋卷之一終

予來湘中見故家遺帖爲多而有二舆此書舆趙
漳州所藏黃門論章子厚罷樞密疏也諫疏在省
中不知何年流落人間固可舆此書傷觸大臣空
不爲藏而亦存於今則尤異耳書作於元豐元年
於是西方用兵後四十七年王蔡爲燕山之役京
師遂及於禍不仁而可舆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信哉信哉又後六十七年永嘉陳傅良書

跋東坡桂酒頌

公之文宻作宋一經以傳無窮藏之名山副在京
帥顧乃書桂酒法刻寘羅浮鐵橋下以俟後之居
夷者後公百年徐思叔以所藏酒頌示予相對歎
息予性不善書故不復贅

跋辛簡穆公書

簡穆公行藏見國史且天下能道之子不復道曩
予守桂陽歲旱流言往往以郴桂間民略死徙矣
祐之時在長沙幕府具以所聞言之故帥直徽猷
閣潘公德鄰潘公下其說兩郡益甚侵余與丁端
叔也余二公頗恨然忌幕府不敢白已而議祐之
乃佳士耳余既相得會他郡巡檢下軍人廩不繼
屬祐之卽其廬勞苦之天大寒彌兩月雨雪沒馬
股祐之崎嶇行盡閫郡得軍中人之心以歸余方
恨賢勞而祐之欣欣無一咎言以是益知其人苟
便於民雖極言不以爲口過苟不便於身雖忘言
可也簡穆公爲有後矣

跋江道士玉臺菴額後

道人爲余言此山在閩昭武最深僻人不蹟處吾
求晦翁之字請書其後將刻之石兩翁未必以功
業著見於世或千載之下有得殘刻於荒榛亂石
之間庶兩翁不泯耳余笑而書之

跋尚伯壽畫猫

余家有數猫終日飽食相跳躑爲戲而不捕鼠余
怪而問人人曰猫之善捕鼠者日常睡因見伯壽

所藏蕭遠書此詔

跋徐天人手寫佛經

余苦不學書自兒時及今所課書未嘗手抄一卷往時從常州先生群士龍學每見抄書動十百卷竟帙無一字行草心嘆服之以爲視司馬文正何如耳他人無及也今見蔡同年之母徐夫人手寫佛經九十五卷往往得唐人筆法則又愧焉字畫亦細楷以余之不能手抄一卷書至愧於徐夫人而或者輒意輕天下士余不敢也

跋司馬溫公遺玉壘聘君詩

熙寧元豐之間天下學士大人稱溫公必曰老先生今見公所遺玉壘聘君詩方以是稱之則聘君之爲人可知也嘉州君與李公撰同入館去之日熙寧六年三月父子行藏如此余頃見世所行官制舊典有三晉張演一編慕用之乃今得聯事湘中開其世又竦然起敬也

跋宋信翁產經

宋永壽信翁隱士也有過客爲余道其人物色得之蕭寺中而信翁亦肯來過余宋伯華伯潛兄弟衡陽賢者也一日見信翁於余座上驚歎至未幾何從致此人耶已而與信翁意思洽雖有他客亦强之與坐兒輩或解衣信翁初不苦辭明日訪之則隨舟下長沙矣余臨長沙年一見過余不敢留也它日行郡得疾倉黃還辭伯華以告則信翁亟來日視盥藥及稍愈遄去以是益敬信翁蓋有道者信翁能說易論語及內經諸書其得處要約有詩篇余嘗欲作宋居士傳未果會刋所輯產論遂書其後以其與余交者如此則其人可知矣

跋王恭簡諫草

余以公言次元祐紹聖之事蓋古所謂蓍蔡之見者耶嘗袖此藁謁范東叔東叔因出其所藏公奏議若干卷大抵類此

跋曾文清詩詞後

予不及見文清公然獲從六卿原伯侍郎仲躬游甚久意在都下時文清夫人尚亡恙生日當爲壽予與高炳叔博士請原伯修拜母之敬見諸婦各年六七十盛服夾侍夫人出對客已而原伯師婦及諸孫羅拜奉觴且遍飲客乃罷故家孝敬之風可觀也今見文清往還兄弟間詩詞又爲之歎

跋蔡京貶竄元符末上書人詔草及考定邪正等

季路爲余言此葉得之京深入官故紙篋中嗟乎方京矯誣君父以欺天下兇焰塞穹壤矣豈知遺藁在官所斥賣之鐵哉然自蔽罪攸貫而京佞鄂竟死牖下春秋誅首惡若攸貫尚足誅乎

跋蘇魏公百詠詩稿後

予嘗慕魏公之爲人今見晚所自敘百詠遺稿非獨其人品殊絕蓋其及見故老與師友淵源所漸盛矣予於是知慶曆嘉祐之際人物之偉鳴呼城門之軌豈兩馬之力哉目三經之學行士以飾心自賢不能降以相從而風俗日壞其流弊何可勝追追想前輩高山仰止龍圖陳公諱從易曾胡田楊四公者諱公亮宿況偉也楊以慶曆八年曾田以皇祐三年胡以五年相繼爲學士云

跋陳求仁所藏張無垢帖

世未有言無垢先生善作字者而筆勢如此今人起敬嗚呼豈但字畫哉子嘗聞呂伯恭父云某從無垢學最久見知愛最深至今亡矣念無以報獨時時戒學者無徒誦世所行論語解以爲無垢之學盡在是也始子與伯恭父有爲言之也今見求仁先大夫與侄還書說論語事甚悉蓋雍也以前無垢已恨早出餘所著未嘗示人無垢無多著旨而論語解要非成書學者但尊信之以此窺見無垢宗伯恭云爾也則世之知無垢者何如哉予少

時方省事無垢來爲郡守聞兒鄉人父老數百人以淫雨害稼訴郡無垢若不省然俄而健足來索狀而數百人者皆以不滿解去狀亦不知安在矣旦日還鄉下自城以南達瑞安凡鬲者堰者皆已決捕魚嚬簞笥凡可以梗水者亦已徹去不數日水落是歲大熟無垢永嘉之政初非赫然有聲也而敏事若此則世之不知無垢者不但其問學也無垢擯斥流落道不爲世用以死其不爲人知者何可勝道余因求仁先大夫說論語事且有助於永嘉之政故併著之

跋葉正則所爲陳仲石墓誌

某不善書强書此以寘吾仲石欲作數語附碑陰又無以出銘意之外者嗟乎仲石斯銘亦足以不朽矣銘作於淳熙而書於紹熙之癸丑故正則用前銜云

跋林宗大家藏湯氏西梅

湯梅近稍不貴重於世予慮宗大藏之之悔也故爲之書

跋雲山壽昌院右帖公據後

圖經云中和二年置與院牒合但不詳杜名字唐史元年十月賊朱褒陷温州今牒稱樂境當在賊平之後然以寧海軍使繫銜放之地志是時未有寧海軍也豈平賊時嘗暫置軍故略不書乎乾元元年始建靜海軍令軍使錢者元瓘也蓋是歲從元瓘之請陞節度使耳雪菴於今爲前輩行余壯時從辟常州士龍學士龍數爲余言道雪菴爲人卓是定交直能圖閣鄭景望將造朝與余遊雁山會天大雪行十數里訪師於深林叢莽中三人相對清話從者無人色今老矣不欲領叢林以書來別余且示院所藏故牘將待盡於此院余方屏居山樊與士友絕不知與師後會復何時然各行其志會不會何足道因書卷末以當別語

跋張魏公南軒四益箴

乾道之辛卯余送南軒先生於吳興之碧澗堂雅聞定叟尚書名而未之識也其後尚書公所至治行爲天下第一益相嚮往予守桂陽是歲孝宗內禪故事桂陽守臣貢白金三十兩吏率取諸民以應令余懼非聖朝所以惠遠民之意具以質言上擅減三分之二且口不推賞是時周益公當國疑不能決但批狀送版曹會定叟爲尚書奏桂陽壤地褊小守臣陳某請不妄得吉可其奏而賞典視它郡余以是知魏公與南軒先生之教定叟尚書能守其家法如此吾友沈仲一令余書四益碑後遂著其事且以發明上恩云

跋朱宰元成所藏宋宣獻公王荊公帖

宣獻明道二年帖先是王文正公出守兗宣獻相繼請上親政亦出守亳意此帖爲文正發也荊公熙寧五年帖運判中允者楊蟠公濟也公濟以是年十一月自光祿丞改太子中允權發遣永興等路轉運判官明年司農言近詔天下出錢免役而永興秦鳳比它路民貧役重於是始立二分寬饒之法以此帖考之當是荊公嘗有悔意故農寺敢白上耳餘詩帖不能詳其歲月良愧該洽

跋朱宰所藏竹石

予苦不識書獨嘗得東坡先生竹石於司馬文正諸孫把玩久之略窺其意今見此圖筆勢殊遒坡僊愛賞不已於卷末得蔡子俊群道祖二跋皆口藏畫名家予幸偶合爾

跋朱宰所藏孫介畫

孫介不見朱氏畫史口孫口廣明中避地入蜀長於天王鬼神筆力狂怪不以傳彩爲工此畫亦然介豈其家學耶

跋林伯順七世祖畫像

陳子曰自元豐季年至今故家舊物希不失矣而

吾友林大備所藏七世祖像見之面如生真家寶也公諱頌字雅文辟寺丞先生銘大備父嘗識之序引中公起家累數鉅萬而不及仕今衣冠益貌工尊大之云

跋謝大成所藏曹公顯墨跡

高宗中興一時元從皆將相也公顯獨善避權埶以眉壽終今觀所遺謝大成雜語一紙豈偶然哉大成與余同年生而强健過余薄物細故身親不倦亦必有得於此矣

跋姚欠韓所藏蘇老泉修禮書堂帖後

余嘗論前朝應制書若寶儀蘇曉同定刑統而世但稱可口司馬光趙彦若同上百官公卿表而世但稱君實蘇洵姚闢同修太常因革禮而世但稱明允之類歲月浸久將失其傳今人太息今三館書目言百官表爲温公撰是已鉛槧尚多湮晦況於事業尤可歎息口如研論事物顧據於口耳之傳其然豈其然乎因姚公孫次韓出示堂帖遂書其後

跋黃元章所藏山谷墨蹟後

以余所見士大夫家山谷墨蹟皆可寶獨衡州守鄧如密醴陵丞李九齡與今元章所藏迺其家世舊物然後知得之他人與魯納郡帑何異自百餘年間故家三世希不失者而元章凜凜有論新法意象又不但家藏如此

跋吳興陳錢芝草圖

項桂陽屏中柱去礎三四尺所出芝一本婦子不以爲祥掇視余益恍然歎芝不遺也明日故栝復吐三葉紫質黃緣飾見之奇甚余雖異之但令婦子輩謹視毋掇取逾時色燭然不敗今觀陳君繪芝爲卷自內相李公宗伯倪公序且頌其所自來不虛得又追歎曩所產芝非特婦子不好事雖予亦不好事也世固有尤物要其名字出不出顧所

遭何如人爾芝嘗遭歎武宣者如余安足道哉因題陳君卷後以自訟云

跋樓大防重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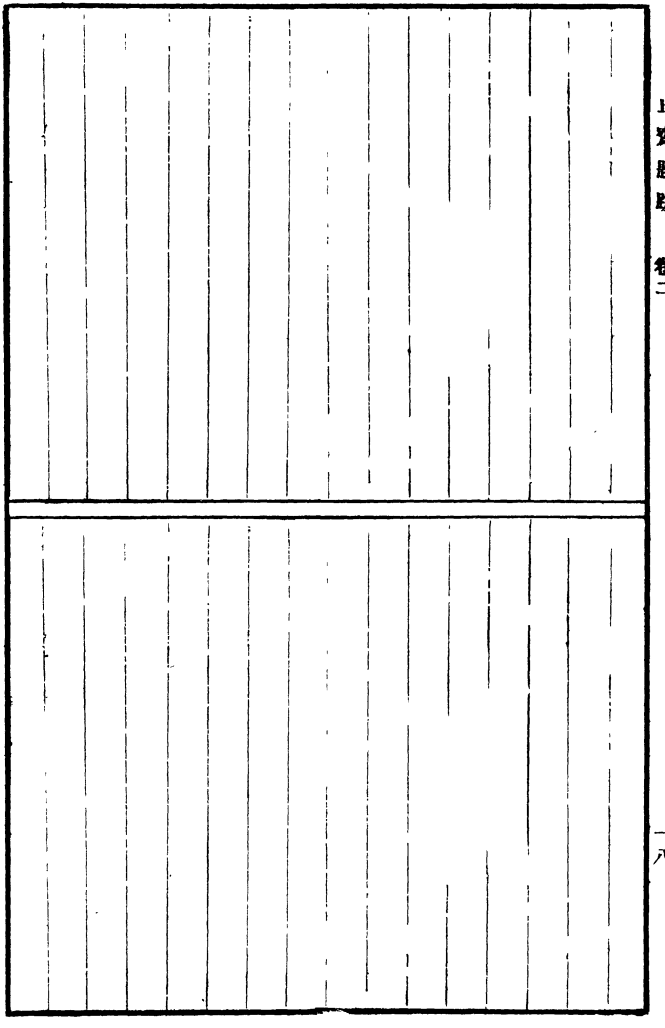
右重屏圖其一圖藐然衰疾人也識者以詩知其爲自傳無疑其一圖衣冠容貌皆甚偉必王公大人而莫知之者王君明清濁以所嘗見廬山祠堂其夜竝圖書像謂其二人爲李中主韓熙載更二人亦不知爲誰也嗟乎名字之著不著如此哉孔子所論伯夷叔齊齊景公萬世不可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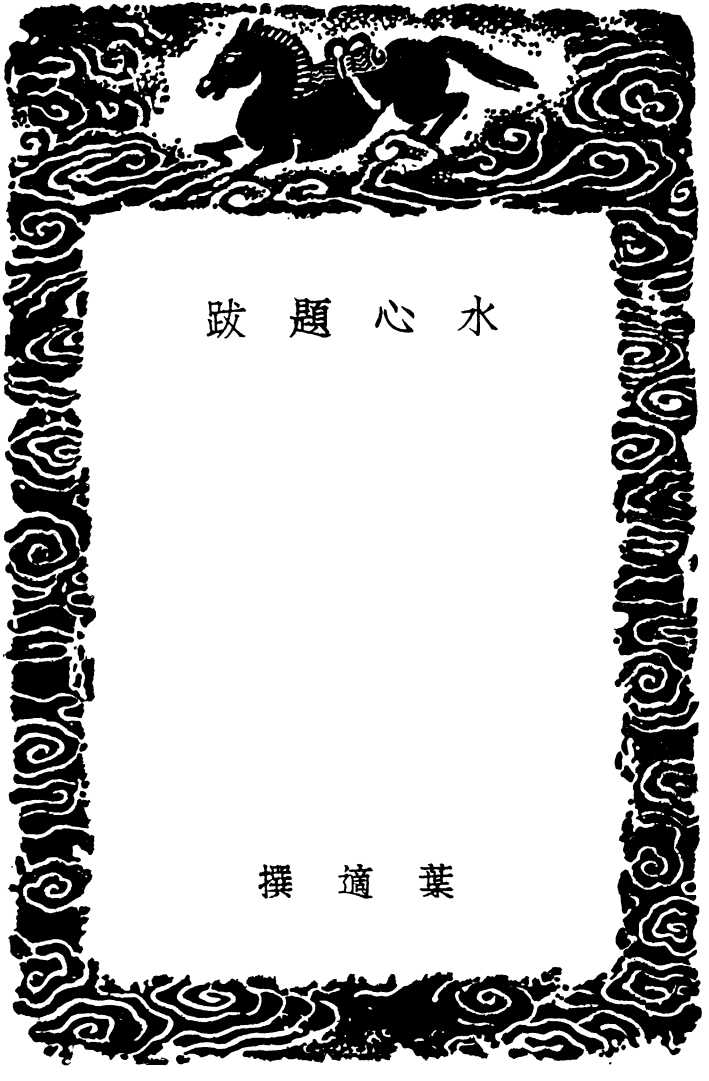
跋孟蜀王書後

予讀漢文賜南粤王趙佗書知西都之所以興也周世宗一世英主而和以偏方通上國方喫然自大其語多諷刺不遜其能免乎後而蜀亡諸君子顧以文詞取之何哉

嘉邸生辰詩獻者盈庭獨陳傅良與黃裳富意警誨不失寘周頌體上特嘉賞各手書一本以贈及登金之日擢裳爲禮部尚書傳良爲中書舍人可謂恩寵極矣故其題跋卷首屢載被遇事但以能辨冠豹不失蠭基自誇小學之傳得毋貽咲于韓昌黎耶至若師友之淵源藥水心墓誌中可謂述之詳矣海陽毛晉識

止齋題跋卷之二終





水心題跋

葉適撰

本館據津逮祕書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水心題跋

水心題跋

目錄

卷之一

吉常希古長洲政事錄後
題潘彥炳翠書辯正
題謝道士混元皇帝實錄後
題辯常州論語小學後
進故事
胡慤名說
守禦錄
題桑世昌蘭亭博議後
題画姿須密女
答高宗丞
題歐公書梅聖俞河豚詩後
題荆公詩後
題石月硯屏後
書龍川集後
題陳秀伯碑陰
趙汝騏爲台州屬縣簿建屋以藏戶版余爲名曰孔先而著其詞
題二劉文集後
題張君所注佛書
題陳中書孝廟聖政序裏
題朱晦菴帖
題陳止齋帖
題張都官送行詩後
題張溪雲谷雜記後
題蔡君進書後
題韓尚書帖
題端信師帖
呂子陽老子支離說
和李參政

題周子實所錄
王夫人畫象贊
題林秀才文集
題張聲之友于叢居記
溫州州學會拜
題拙齋詩藁
題唐語書
題陳壽老論孟紀蒙
贈薛子長
錢則甫字說
題王少卿家範
陳漫翁祭器述
題陳壽老文集後
題錢夫人碑陰
陳子淵等字說
題劉潛夫南嶽詩藁
題周簡之文集
題永豐趙直閫廟節義錄
跋劉克逊詩
題姚令威西溪集
題潘刑曹郎帖
題沈朝議得何清源帖
題埽心圖
題群仁靜墓
題黃巖蔡冲之墓誌後
跋義役
題瑞安宰董煟出蘇黃二帖後

水心題跋卷之一

宋　永嘉葉適　撰
明　虞山毛晉　訂

書常希古長洲政事錄後

故贈諫議大夫常公安民紹聖初任御史所排治之人甚多獨言蔡京黨與已就必亂國家最爲先見後竟入黨籍以窮死宰長洲邑人尤愛之至以俚語目爲生佛自言待伾正以古比長閻胥不任吏以全吏用刑如醫之愈疾不妄投藥可謂方畧先成於心非復隨世寬猛之偏術也是時長洲訟牒二千青苗常平尤峻西師屢買衣襖益縣之難治久矣豈獨今爲然士挾苟簡因循以馭之則其厭俗之日衰而卒無善政亦何怪焉常公以節聞天下不以吏能自名也然必錄者官無不盡之職而治民者古人所以示爲善之信也今之爲善士者皆言不能爲縣爲縣者必不能爲善士此又非也余得此錄於公之孫衿因記其末

題潘彥庶羣書辯正

潘彥庶少有五色筆本州亟薦送使只用二場之巧久當取危第官職惟意所擇爾顧乃輕鄙舉子學出經入史於衆人思慮不到處下議論空寫卷子上竟莫遇精識宜其棄擲也今遠去漢陽僅作數十弓手頭領彼以舉子學典州奉使者方當低回受役手版顛倒色如暗塵始悔前所爲矣悲哉余愧非精識其羣書辯正寂寥十數簡謂古人之書必待已而決顧亦疑之至分別商鞅諸葛亮張華姚崇等知古大臣體策南北形勢國是所歸中今日利害之實然後信其的確有用地奇士也彥庶行矣漢沔之間草樹萋迷後蘇前禰棄擲甚衆世終無精識乎徐載以歸益盡力於古人爲悔焉

題謝道士混元皇帝實錄後

世儒固病老子之徒矜大老氏今謝懷英此書矜

大尤甚欲自使其徒尊誦之可爾慢英故爲士人將以示其爲士者則可乎余觀司馬遷老子傳言孔子歎服老子隱而著書莫知所終言老子二百歲又以太史儋即老子又言老子子孫至漢有仕宦者益其隱顯不常變化難名自周以來記之矣何必道士也天地定位也人物定形也壽夭貴賤可約而推也愛惡苦樂可伸而齊也此世論也人之爲天地天地之爲人統氣御形而謂之道者非世論也學者存之而已

題薛常州論語小學後

一人之身衆人之身也一身之家天下之家也一士之學萬世英縣之學也不以其身麗衆人之身必自成其身其身成而能合乎衆人之身矣若夫私其身者非也不以其家累天下之家必自治其家其家治而能合乎天下之家矣若夫私其家者非也不以其學該萬世英縣之學必自善其學其學善而能合乎萬世英縣之學矣若夫私其學者非也師雖有傳說雖有本然而學者必自善自善則聰明有開也義理有辯也德行有新也推之乎萬世所英縣不異矣謂必用一說一本者以學爲該者也不一說不一本而不至乎其所英縣者以學爲私者也常州先生薛氏著論語小學教授晉君刻於學宮某謹書其後

進故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臣聞魯爲因舊之國定公非開治之君然其所問

猶欲求邦之所以廢興且以一言爲斷志如此其切詞如此其急者蓋當是時王道雖衰而未息其君臣相與議論尚能參稽於義理之初而未盡埋沒於事爲之末故也自禹承舜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伊尹訓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是則君臣各知難而任責人主必捨己而求是乃從古致治之本原春秋以來幾失之矣臣嘗因孔子之對而論之夫推典喪者治之理而順樂易者人之情然而克艱乃致易之原也受逆乃得順之門也人情見美而心好即安而意悅常欲以易求易而不知其難以順求順而不知其逆也故因一易造百難因一順生衆逆輕則疑阻橫生怨謗滿前重則矛戟森起殺戮相繼展轉讎疾靡所定止而身與家國從之烏得其順且易哉治道有二內理也外事也事著而有方故任之欲難難則行行則勤勤則業廣積日累月而無事不舉非致易乎理微而無形故察之欲逆逆則止止則思思則理明心融意洽而羣疑冰釋非致順乎外業廣內理明治天下不能加毫末矣此爲君難所以爲一言而興邦而唯其言莫予違所以爲一言而喪邦也臣觀三代以前君臣共治無一事不難無一語不逆如疆丑疇如作室屋如利器用無一苟且以就墮媮者及其功業光美垂布簡冊順易就大焉後之君臣或有所更嘗有所容受不必盡合遂稱治世然其去古人則已遠矣況於忽所難趨所易安所順捨所逆以酰毒爲甘美而寢積薪之火者可不畏孔子之言哉

胡慤名說

息曰睿睿作聖案字篇慤古文睿字也繇思得睿繇睿得聖古人常道也而近世學者諱之以爲作聖當自蒙蓋疑睿之流於薄也信如古文從慤則

不流矣胡泰然子自十餘歲敏讀能文詞思致超越學而不倦未知其止也余爲名古文廔而字彥思率其常防其薄也

守禦錄

右劉教授永嘉守禦錄錢君德載刻於州學往歲王師北伐德載與劉平國援此諗其守謀增陴浚隍豫儲擬以待非常既虜復請和事亦已然君之志不可誣也今遂刊布其書甚善不惟郡人當安不忘卮且使無寓人修牆屋猶知任拒守之責而況於係障行禦之臣乎

題桑世昌蘭亭博議後

字書自蘭亭出上下數千載無復倫擬而定武石遂爲今世大議論桑君此書信足以垂名矣君事事精習詩尤工其即事云翠添隣墅竹紅照屋山花蓋著色畫也

題畫婆須密女

舊傳程正叔見秦少游問天知否天還知道和天也瘦是學士作耶上宮尊嚴安得汝而侮之薄徒舉以爲笑如此等風致流播世間可謂厄矣且華嚴諸書乃異域之故言婆須密女益有辭色之實好而遽以此裁量友朋乎志意想識盡墮虛假然則元祐之學雖不爲羣邪所攻其所操存亦不足賴矣此蘇黃之流弊當戒而不當法也

答高宗丞

錢塘示余石刻脫文公紀曾孫子潤太宗正丞十一字問久不報始參預樓公大防書此銘謂姪其從姑者女姪非男子也又改耒州爲南都越州爲鎮東軍余以爲適以完新爲一新按左氏姪從姑子酅與焉會於祝其實夾谷與樓公所改義不合古文簡質臣名子我通一稱爾不窮窮然自別也章懷太子以治爲化桷子厚以治爲理至韓退之則本名不諱況嫌名耶大宗丞求余初纂因併錄

異同以遺之

題歐公書梅聖俞河豚詩後

余嘗戲語鄉人河豚雖毒而人能啖之毒又甚矣梅聖俞勤勤憂人以參河豚致死乃謂龍蛇蝦蟇爲無苦其爲人計固厚然二物獨何罪乎因仲止寄此刻謾題以當一笑久別安隱

題荆公詩後

或言蘇公書荆公高下數家村詩疑武陵源句爲不工且云也是別無好韻審爾則欲宿媿桑門當又疑矣

題石月硯屏後

歐陽文忠公石月硯屏余見於陳文惠公裔孫忠懿家云公爺所贈也歐公愛翫不自持至謂兩曜分爲三蘇子美梅聖俞又各爲說美惡相攻反令此石受垢良可歎爾物之眞者世不必貴常貴其似然相似之品亦多益其偶然又皆人所共見不甚異也月中有樹世莫能見特相傳爾石暈正圓白中涵樹文因其可見象所莫見雖難言之若相傳爲不謬則以石似月有足異者矣況經諸公辨博之論垂二百年乎陳君宜寶藏也嘉定癸酉

書龍川集後

余既爲同甫序龍川文而太守立侯眞長刻於州學教授侯君敞推官趙君崇嵒皆佐其役費同甫雖以上一人賜第不及至官而卒於是二十年矣遺藁未輯愈久將墜眞長不惟收郵舊故存其家聲可以託生死厲薄俗至於趯然以其文字廢興任爲已事僚友一時志同義合相與扶立俊豪魁特之緒使流風餘論猶能表見於後人益知古太守職業者也同甫集有春秋屬辭三卷放今世經義破題乃爺人連珠急就之比而寄意尤深遠又有長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輒自歎曰平生經濟之懷畧已陳矣余所謂微言多此類也若其他文海

涵澤聚天霽風止無狂浪暴流而回漩起狀紫映妙巧極天下之奇險固人所莫知不待余言也

題陳秀伯碑陰

余既銘陳君昂重言曰昂母林氏同縣林坳里人生十八年歸先人林氏富陳氏貧父祖同宦學道里常千餘母從姑窮舍中揷槿自蔽歎曰是可長處乎盡傾貲裝悉買田始治屋今礪碕東山西奧三邨多遺疇焉余固疑陳君無所合於世何遽至給足而夫人能以枝葉芘本根克私成公信天下賢女子也有儒業無儒效衣食併日門單戶寒故咎人以爲誤悔之久矣自君高及昂爲儒累累效無寸尺誠豈少耶母棄昂時未三十爾然而上伸舅姑之養下隆子孫之託皆夫人力也不可以無傳因書畀昂使刻於銘側嘉定八年正月　日

趙汝騰爲台州屬縣簿建屋以藏戶版余爲名曰孔先而著其詞

非籍不有惟籍乃守先聖所正後學敢謬臨海之邑侖米寸帛必信必實以作民極嘉定八年二月

題二劉文集後

按周博士集元豐時永嘉同遊太學者蔣元中沈彬老劉元承劉元禮許少伊戴明仲趙彦昭張子充所謂不滿十人而皆經行修明爲四方學者敬服者也紹興末州始祠周公及二劉公於學號三先生余觀自古堯舜舊都魯衛故國莫不因前代師友之教流風相接使其後生有所考信今永嘉徒以僻遠下州見聞最晚而九人者乃能違志開道蔚爲之前笠非俊豪先覺之士也哉然百餘年間緒言遺論稍已墜失而吾儕淺陋不及識知者多矣幸其猶有存者豈可不爲之勤重玩繹之歟

題張君所注佛書

黃巖張士特示余注心經金剛圓覺楞嚴四十二章及標題節注經律糾異等皆備咎余在荆州無

吏貢諛浮屠書盡數千卷於其義類寃若該涉今觀張君貫穿出入證會反復悉從舊文不以私意爲之說也至於要言微趣人所難知往往迎刃氷解則多自得之矣按四十二章質樸淡俗是時天竺未測漢事採摘大意頗用華言以復命非浮屠氏本書也天西戎俗阻無禮義忠信之教彼浮屠者直以人身喜怒哀樂之間按析解剝別其眞妄究其終始爲聖狂愚不肖之分蓋世外奇偉廣博之論也與中國之學迥然殊異豈可同哉世之儒者不知其淺深猥欲强爲攘斥然反以中國之學佐佑異端而曰吾能自信不惑者其於道鮮矣

余既爲張君題所注佛書併記一事蜀人范柬叔自云在學省時晨朝必誦楞嚴陳君舉與隣省問念佛爲誰柬叔拱而後對君舉戲曰吾以爲老卒所課爾柬叔因言誦此書三十年矣余聞請柬叔楞嚴要義安在柬叔沉思久之曰如雞候鳴顧瞻東方已有精色此是遍撲到緊切處也余聞而歎息夫不讀者固不能知而請者之知止於如此嗚呼安得以張君所注語之乎

題陳中書孝廟聖政序藁

公羣子師崇言公親以二藁授之使謹藏勿墜意殆有記云時李翰林嶽已具草光宗更自命公益公之文得用於大典冊如此可謂儒者之盛矣余覩公一生苦心窮力稽事驗物發言成章其可以緝熙國經扶補民病者甚衆顧偶未用也君幸益求他藁庶謹藏勿墜會當有用時如晉修范武子之法漢條賈誼董仲舒之論然後爲盛爾

題朱晦菴帖

謙伯別久一日過余將爲長興縣出朱公此紙方急迫了劇邑乃不忘博學審問之功他日聞其政必異於今人也

題陳止齋帖

右浙邨石洞十詠余嘗評公不用詩家常律及其意深義精自成宮徵而工詩者反皆退舍殆過古人矣然惟公能之欲學者輒不近也

題張都官送行詩後

張公送行詩及題卷後者司馬范公而下瑰瑋名士往往在焉言語字畫森然眼旁歎懷其人不寐竟夕

題張淏雲谷雜紀後

張清源篤志苦學出入羣書援據殫洽欲於周丞相洪內翰中間更展一席地非凡材也余素以寡陋自媿垂盡歲年僅得親近其論日聞所未聞不亦快哉洎宅編載張安道花書名事恐誤當更考正

題蔡君進書後

蔡君兩書文詞溫雅所論皆田里實利害也然其病在於本源夫巨潦汎濫流蕩漂溺至以滔天滅木爲患若使反壑則波浪靜矣余不識君而嘉其有憂民之心姑題於末

題韓尚書帖

韓公子師守東陽樓公景山爲博士以文字相從游常乘月至教授廳五桥堂對北山蒼蒨有無賓主更賦漁樵互答鼓角動乃歸諸司不能容韓公竟罷去當時有識者皆怪訝謂此乃古人遺風前輩雅韻奈何反被劾也今帖所謂奇文大篇流傳人間益不誣矣

題端信師帖

端信大師自天台教觀兼習諸宗性義融徹詞辯鋒起淳熙初都下禪講尚多宿舊名人師年少操矛入室援據今古中其機要咸相顧歎駭曰信書廚不可與爭也國子監主簿甄公良友意疎而說慧高下在口師未嘗假借有猝疑詭問必釐析首末使徹消氣折乃已甄公尤畏之閎戶長年人莫

識面惟教其徒令速趨西方空寂無世間名利語以此自給余每病學佛者徒守一悟而不知悟本或外示超俗而實墮俗紛若師庶幾免矣

呂子陽老子支離說

永康呂皓子陽解老子既成以授余周衰諸子各騁私見爲書叢裂王道而恣於曲學聘其最甚者祥祲所蒙大義蔽矣固不得而强同也每歎六經孔孟舉世共習其魁傑偉特者乃或去而從老佛莊列之說怪神虛霍相與眩亂甚至山棲絕俗木食澗飲以守其言異哉子陽再試省司不中遂絕迹科舉當得累恩亦棄不就有高退之節歲青黃散穀數千遠邨窮乏皆賴其救有任卹之恩方少時適會父兄有詔獄上疏孝宗且納所居官天子感動立命虞寇枉併緣坐得釋五十餘人有幹子之孝既隱居無用獨教其子姝姝亦凜潔孤立出處必以度子陽實知之父子自爲師友有察父之明門內肅如也閭里雍如也非所謂魁傑偉特者耶雖不解老子亦足以發身成名矣子陽愀然曰我性物理而進於道天地之至公也聊聊乎身名奚有夫合性情之正而爲言者近理也卽性情之安而爲言者近道也子陽詩歌文字每多得意高處往往不減古人近道之言也雖不解老子亦足以身名兩忘而進於道矣雖然山林之士倚幽樹激寒流放飯永日爲惰而已子陽於是書贅附羣聖賢出入釋老用力甚勤譬夫博奕愈於已也

和李參政

識貫事中樞紐筆開象外精神傳觀弓力異常鈞衣我六鉄蒼問周后數莖命粒象儒一點芳心啄殘棲老付誰論謾要睡餘支枕

某往從呂丈伯恭遊歐公初爲執政時言不思而得與既得而不患失呂丈曰至論也某云只爲不合有侵尋做官職之意呂佇思久之曰此說太高

所論竟不決而罷今偶用內制集序中支梧字追憶前語併記於此

題周子實所錄

余久居水心邨落農蓑圃笠芟談隴畝間有士人來多言場屋利害破題工拙而已周子實數過余必示以前輩舊聞每得一二耳目鮮醒寘於棄業叢中不啻夜光之炤觚箠也古人多識前言往行謂之畜德近世以心通性達爲學而見聞幾廢爲其不能畜德也然可以畜而猶廢之狹而不充爲德之病矣當更熟論

王夫人畫象贊

摯別而有和均之德淑順而有堅貞之力以之治生家道興以之訓子家法成身聚五福天崇百齡爾孫爾曾象其儀刑

題林秀才文集

林君自言賢良宏詞雜論著凡三千篇時文亦三千篇然猶不得與黃策中所謂一日子者較其工拙鬢髮蕭然奔走未已可歎也昨東方朔上書亦至三千牘漢武帝覽之輒乙其處君倘有是意乎

題張聲之友于叢居記

仕而改宅雖古人比於自崇兄弟則因其舊不假慮矣兄弟之子又慮不及矣非其恩薄也勢則然矣若夫高棟大屋涼軒燠館樓閣炤映而又多設空基以廣異日之不足如聲之之爲者蓋千百不一見也然則古人不能而聲之獨能之何其以是心具是力邪張氏之居曰陶山山回水明葱秀倩蔚如善畫者開元以來世有冠冕自元豐至開禧第科目者十三人聲之嫁娶孤子女親戚朋友待以葬埋衣食甚衆爲人恢疎談笑放曠江湖間其立朝治民固當世所推而余獨記其細行如此

溫州州學會拜

射鄉飲酒古人最盛之禮主於公視聽齊言動故

道藝可合風俗可同也世遠民散雖拜揖跪起各爲一家之私閭閻異儀隣比妹用各安其習而不能一矣今州郡不得與國擬太守益鄉大夫之任也然皆以錢穀刑獄搏擊檛捽爲職不復肯顧教化禮樂之事博士師道也固宜行之哉三山陳垓教授溫州歲之初吉冠蓋大集踰千人未已余老病不果出聞其尚德貴齒與古義協條序曲折粲然成文人人勸酌長幼盡醻多閒暇自得無勉強急迫之意嗟夫王道之始視此何遠雖進於鄉射飲酒可也道藝可合也風俗可同也枉終成之爾

題拙齋詩藁

王君大受字仲可初戴肖望常疑病甚聞其父克明豪士也隱於醫死能復生廢能復起強自載詣門視之曰無苦久客心動耳酳鴿熯館食軟膩君時甚小父子同其起居把酒談笑晝夜相屬肖望欣然忘還踰月搖大舫送至都執手珍重而別余以是奇君紹熙四五年光宗疾不能謁重華諫者傾朝誦者盈市寔聖后兄子琚最賢君因琚奏孝宗陛下惟一子不審處利害恣國人騰口取名於家計大不便且羣臣以父子禮故諍不敢止陛下何不出手詔云皇帝體不安朕所深知卿且勿言須秋涼朕自擇日與皇帝相見也孝宗喜其策會晏駕不果用慶元初徐誼以忠被譴徙南安軍勢洶洶未已君謀爲薄誼罪者一日韓侂胄女歸寧忽致誼書侂胄發函愴然即移袁州方議再移使臣蔡璉妄言牽引誼衆爲誼懼君調護從容竟得移婺州尋歸故郡矣於是胡紘劉德秀等多架造險阻欲株陷良善人人皇恐不自保君又請琚曰太后詰外庭毋更論往事卒消黨禍力十居六七其慮存國家以人材否泰爲己憂樂余實親見至他救過解紛功尚多有非余所見故不得而言也士影隨響接或毀君太過余亦不取也君文峻簡

通褥而詩特工前四十年余固已稱之自後歲別爲什什必愈進格愈老字愈嫩語益近趣益遠冰凝水汴不可離合也益謀臣智士遁藏草野能終身不耀養其心至矣而文采曖鬱無名以傳騷人墨客嘲弄光景徒借物吟號夸其名甚矣而局量淺狹無道以守若君憂患不干其慮而詠歌常造其微庶幾兼之也噫笠澤煙雨之上西湖花月之下君未嘗不留連顧賞余亦一二寄懷其間矣昭武雖佳山水惜君羈囚淹蹔而余既七十謝世待死無復會期矣請此裝盡附卷還想因以其平生大節綴之於末

題唐語書

唐字於中代多作欹側枯瘦體而八法遂散然此書有韻態尚未失癡麻散餘意也

題陳壽老論孟紀蒙

古聖賢之微言先儒所共講也然皆曰至二程而始明凡二程所嘗講皆曰至是止矣其密承親領游楊尹謝之流而張呂朱氏後時同起交鬨互暢厥義大弘無留蘊焉竊怪數十年士之詣門請益歷階覩奧者提策警厲之深涵玩克溢之久固宜各有論述自名其宗而未聞與衆出之以扶翼其教何哉豈敬其師之所以覺我而謙於我之所以覺人歟天台陳耆卿生晚而又獨學寂遠筆之書然觀其簡峻捷疾會心切己則非熟於其統要者不能入也總括凝聚枝源派本則非博於其倫類者不能推也機鑰嚴祕門藏戶攝則非老於其家室者不能守也勾萌榮動春華秋實則非妙於其功用者不能化也益數十年所未見而一日得之余甚駭焉嗟夫余雖後死而素無其實終不足以進此道矣使子及其時步趨規矩於親領密承之間回復折旋於互暢交關之盛不挺然異材乎不柄授之以扶翼其教乎愧余之不足進余昔之言

也美子之不可及余今之言也當以今之言爲揭

贈薛子長

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爲文不能關教事雖工無益也篤行而不合於大義雖高無益也立志不存於憂世雖仁無益也今世之士曰知學矣夫知學未也知學之難可也知學之難猶未也知學之所蔽可也薛子長往蕪湖將行出此紙請書於余愧無以答之

錢則甫字說

錢翼世自天台來言曰惟名先人所命而未有以字敢請按戴翼其世漢詔策語也爲字曰則甫夫則先王之法非戴翼其世之謂也戴翼其身之謂也身不能翼世於何有六七聖人皆以身之道顯而孔子述之豈論世哉故曰徐行長者謂之弟始於是矣周道衰士不知以身爲本而皆以世自名凡所爲立私智挾汙說無不欲破壞先王之法而卑薄其身者然則世安從治而功何繇成宜其不能反而日以仆滅也漢人淺陋不原古始黃老道德之意申韓法術之學毒破壞先王之法者也而謂其欲則先王之法皆斲喪其世者也而謂之戴翼其世嗚呼可悲也已子質高而智明必審擇而固守之必義無利也必厚無薄也必安無躁也必垂於永久無苟於一時也皆所以則先王之法而戴翼其身也世不是之取而奚取耶

題王少卿家範

王公彥洪官有清節訓兒赴官一紙細碎周悉子孫遵行之皆爲廉能吏蓋根本正則推於枝葉不差也如言不可記者即是不可爲以責人之道責己恕己之心恕人考罪須判單子酒後不可嗔責人之類固前輩所嘗知其見聞有自來矣

陳浚翁祭器述

君始終三載一邵之士皆以爲能增廣志意長益

見聞因其賞識知名者百餘人有急政疑議密贊顯辯赴之若飢渴至於經紀學舍資用雖簞食瓢飲家法當然而調度宏展無所寒乏固其餘力也將解去又汲汲爲此器頗以俸錢佐之噫勤矣守者幸無散亡零落益豆籩之事古義在焉覩物而人存猶可以寓諸君之思也

題陳壽老文集後

建安中徐陳應劉爭飾詞藻見稱於時識者謂兩京餘澤緜七子尚存自後文體變落雖工愈下雖麗益靡古道不復庶幾遂數百年元祐初黃秦晁張各擅毫墨待價而顯許之者以爲古人大全賴數君復見及夫紛紜於紹述埋沒於播遷異等不越宏詞高第僅止科舉前代遺文風流泯絕又百有餘年矣文之廢興與治消長亦豈細故哉今陳君耆卿之作馳驟羣言特立新意險不流怪巧不入浮建安元祐恍焉再覩益未易以常情限也若夫出奇叶頼何地無材近宗歐曾遠揖秦漢未脫模擬之習徒爲陵肆之資所知不深自好已甚欲周目前之用固難矣又安能及遠乎君之爲文綿涉既多培蘊亦厚幅制廣而密波游浩而平錯綜應會緯經勻等膏潤枯筆之後安徐窘步之末若是則薦之廟郊而王度善藏之林藪而幽願愜矣若又審其所從不求強同貴其所與毋爲易得趨捨一心之信否臧百世之公則何止於建安元祐之文也君必勉之

題錢夫人碑陰

銘初用允元壙記已而使君謂余承務累贈朝請大夫錢氏積封太宜人孫曰坡孫迪功郎溧水縣主簿彝孫朋孫稱孫恩孫孫女壻曰鄉貢進士黃芾承務郎鎮江府寄椿庫陳纘已卒曰周幼學丘蒙正未嫁曰某曾孫男曾孫女皆三人益壙記後事夫爵列之極孫曾之次有家者甚重而余文已

就不可復益矣異日刻盡附其陰

陳子淵等字說

老子稱淵兮似萬物之宗老氏之學以自下爲高淵兮所以似物宗也故字宗曰子淵大學曰欲齊其家先修其身齊家人之所急修身人之所緩不修其身未有能齊其家而人不自知徒病其難而莫獲其效也故字家曰子修詩曰基命宥密繼之單厥心肆其靖之密而靖物之所歸而命之所繇定也故字密曰子靖莊周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善矣然未究其義宥者寬以待人也在者嚴以察己也故字宥曰子在

題劉潛夫南嶽詩藁

往歲徐道暉諸人擺落近世詩律效情約性因狹出奇合於唐人夸所未有皆自號四靈云於時劉潛夫年甚少刻琢精麗語特驚俗不甘爲厲行比也今四靈喪其三矣家鉅論沒紛唱迭吟無復第叙而潛夫思益新句愈工涉歷老練布置淵遠建大將旗鼓非子孰當爺謝顯道謂陶冶塵思模寫物態曾不如顏謝徐庾雷連光景之詩此論既行而詩因以廢矣悲夫潛夫以謝公所薄者自鑒而進於古人不已參雅頌軼風騷可也何必四靈哉

題周簡之文集

頗記十五六長老詰何業以近作獻訓笑曰此外學也吾憐汝窮不自活幾稍進於時文爾夫外學乃致窮之道也余愧詩即棄去然時文亦不能精也故自余革行累數十百人皆得大名登顯仕而終不以文稱比歲詞人文士角立傑出盛哉盛哉一日垂出門周君簡之遺余書及雜詩文立讀竟異因同登明遠樓偏示坐客無不改觀屬目所謂角立傑出者也然外學既工而時文又精所以難也今之公卿好文詞者甚衆子養不足仕未偶挾二能而求遂其所欲將無不可

題永豐趙直閣廟節義錄

余讀趙公節義錄至曾蒙言公宰永豐專以誠信待人而去煩苛之令軍興調發匄午一介尺檄不以擾民百姓愛之如父母雖古循吏不能加蒙永豐人也所記當無不實周公謂其叙載訛樸士章草直據所見不論歲月爾然則公平昵日既能以子弟之道遇其民惟恐傷之故寇攘卒起爲之自將前死不復顧計益義在一邑不私有其身而然也若世之爲長吏者方無事時以威詐籠脅取民如不及有難必委而先遁無足怪矣令之存於民也深則民之報於令也遠是宜廟食如社與邑相爲無窮而陰幽動魄猶足以庇其一方不可得而泯也

跋劉克遜詩

著作正字及退翁兄弟道誼文學皆賢卿大夫天下高譽之不以詩名也克莊始創爲詩字一偶對一聯必警切深穩人人詠重克遜繼出與克莊相上下然其閒淡寂寞獨自成家怪偉伏平易之中趣味在言語之外雨谿二陸不足多也自有生人而能言之類詩其首矣古今之體不同其詩一也孔子誨人詩無庸自作必取中於古畏其志之流不矩於教也後人詩必自作作必奇妙殊衆使憂其材之鄙不矩於教也水爲沅湘不專以清必達於海玉爲珪璋不專以好必薦於郊廟二君知此則詩雖極工而教自行上規父祖下率諸季德藝兼成而家益大矣方左鉞其友也當亦以是語之

題姚令威西溪集

初完顏亮來寇舉朝上下無不喪膽直云虜百萬何可當惟有退走爾獨姚公令威抗論沮止謂今歲八月入翼明年七月入軫又其行在已已者東南屏蔽也又推算太一發惑所次皆賊必滅之兆未幾亮果自斃江淮復安余嘗歎國不可無智士

不智於人當智於天方是時姚公策我能必勝者智於天也公著書二百卷古今同異無不該括豈獨智於天哉惜其盛壯不預采錄晚始召對殿中忽感風眩而死悲夫余不及識公而與其子僅從侄同僚從孫錡以公西溪集叢語遺余其古樂府流麗哀思頗雜近體詩長短皆絕去尖巧乃全造古律益加於作者一等矣至以易肥遯爲飛遁引注說文不若是忿以辯孟子不若是恕尤非余寡見淺聞所能到也夫欲折衷天下之義理必盡攷詳天下之事物而後不謬余既不學又不得見如公者而師之徒掩卷追想於百年之外爾

題潘刑曹郎帖

初王倫歸自北朱弁洪皓皆附家門至虜益有意就和也朝廷因命潘公致堯亟往於是二聖始得聞高宗中興慮迎送以禮往反不越期既而韓肖胄胡松年再聘遂與李永壽王詡偕來矣當其時以天下之大寄命於一使諸公無不起徒步至執政侍從者潘公之孫傅監天富鹽場爲余言公使還得刑曹郎竟以此終獨不盡用何哉傳善於鹽事玉環入甚愛之而明辯果決識情僞論議常透底裏使有知君者或當繼其祖焉

題沈朝議得何清源帖

往在荆渚有蜀客繫舟出數十大卷皆本朝名卿相書也良以得縱觀爲幸如清源何公書今始一見爾沈公自罷宋州僉幕終身不復仕靜退無求之澤宜庇其後人哉

題埽心圖

以爲無可埽則埽之者妄矣以爲有可埽則是埽安從起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其精其一其永勿失

題薛仁靜墓

薛景石之弟名山字仁靜死嘉定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葬九年四月二日墓地曰丁亥横山君常讀

周易行攜坐挾終身不釋人與語多不答或徑起莫測其意

題黃巖蔡冲之墓誌後

君之賢余蚤得於其兄博士畧具忠翊墓中今又讀幾道所誌君墓益信然幾道叙君能捐所有以與人甚詳而言君能自致其所有則畧今其已驗之法固在使湯兄弟舉而行之富復如君則捐所有以惠鄉黨不爲難矣不然則自所有將不足而安能及人湯尚勉之

跋義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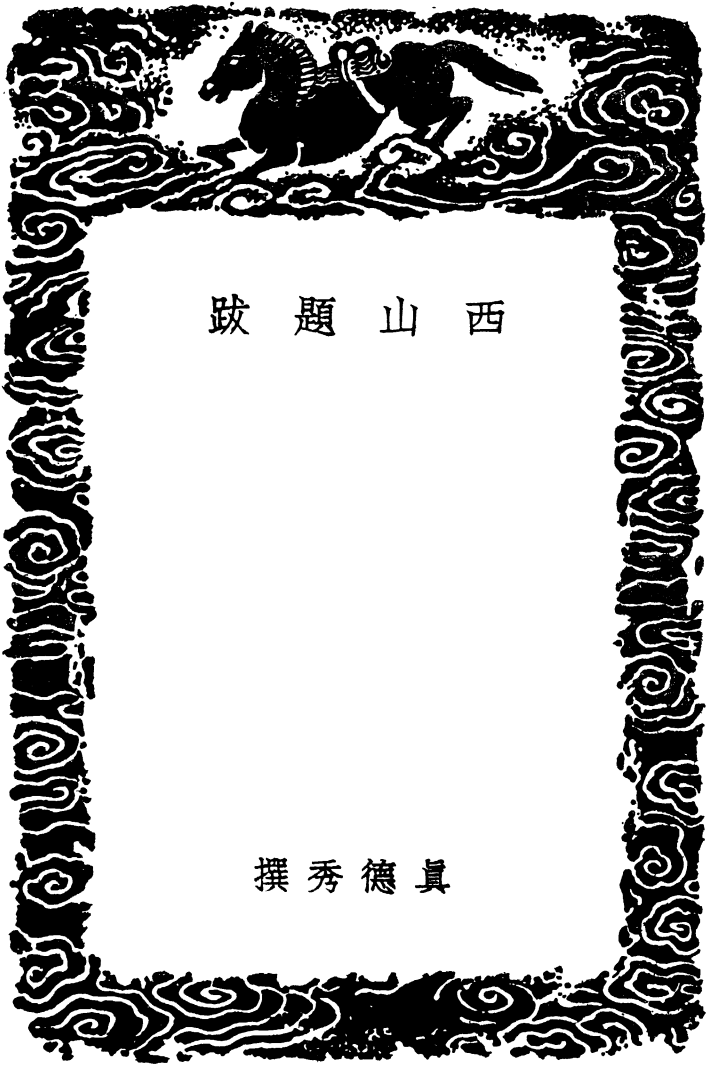
係正長法不承引帖催二稅今州縣以例相驅訶繫鞭撻遂使差役不行士民同苦至預醵錢給費遞次第其先後以應期會名曰義役然則有司失義甚矣余嘗問爲係正者曰費必數百千係長者曰必百餘千不幸遇意外事費輒兼倍少不破家蕩產民之惡役甚於寇讎余嘗疑之官人以牧養百姓爲職當潔身馭吏除民疾苦且追則有期約日以集使時必行應追者任之可也民疾有產視稅而輸使賦必重應輸者任之可也係正長會最督促而已何用自費數百千及百餘千甚或兼倍以至破家蕩產乎且此錢合而計之歲以千百巨萬既不歸公上官人知自愛又不敢取誰則有此余欲以其言爲妄然余行江淮閩浙洞庭之南北益無不爲此言者矣嗚呼此有司之所宜陳者也余忝爲吏不得爲今佐自試其術以破余疑而不能意妹慘然因孫君義役書成輒題於後以告其得爲者

題瑞安幸董烱出蘇黃二帖後

畏敗羣之民掣循吏之肘爲監司帥守者通患也山谷此帖却當使上官見之或能爲君助乎蘇書與董氏親書皆君家舊物源流遠矣淵明薄宦窮愁蘇公謫居安命法正應爾君以材名受舉治劇

縣方當忍事愛民終成美績恐輕懷此意他日隨機感觸將動浩然之思不可不先慮也

葉忠定公為南渡後名家著作甚富其論林栗一書尤為先輩所推重同時雷孝友謬以附韓侂胄用兵劾之遂致奪職史臣所以為之歎息也其居水心邨落十有三年與農蓑圃笠共談隴畝間事自謂每得前輩舊聞耳目鮮醒何啻一日忘情經濟邦猷集所載陳秀伯張聲之陸靖洎進故事義役數條無媿李肇國史補云海陽毛晉識



西山題跋

眞德秀撰

本館據津逮祕書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西山題跋

西山題跋

目錄

卷之一

跋錢文季少卿維摩菴記
跋安吳二宣撫所稱安居士帖
跋吳仲堅史論
跋徐章黃量詩卷
書譙閔王事迹後
跋章冠叟困齋記
了翁帖
跋晦翁感興詩
跋鄭大惠飯牛集
跋蕭定所藏胡文定碧泉詩卷
跋張魏公不欺室銘
題劉靜春與彭止堂帖併彭仲誠墨莊五詩後
跋陳復齋爲王實之書四事箴
跋鄧氏族系
跋楊和父印施普門品
跋傅侍郎奏議後
石鼓挽章祭文後
蔡眞人誥碑
梅溪續集
歐陽四門集
儲裹陽申請
東坡書歸去來辭
顏魯公與郭定襄論坐次帖
二吳公帖
陳慧父竹坡詩藁
任漢州所藏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帖
任漢州發榮本末
楊文公書玉溪生詩

許介之詩卷
胡子知言纂
呂子約與彭仲誠帖
金尚書撰陳丞相誌銘纂
王舍人元石家傳
趙浦城祖殿撰叔近遺事
題李果齋所書鄭伯元詩後
卷之二
鄭居士手寫古文孝經
江峰文集
詹應之三經
慈湖先生行述
慈湖訓語
絜齋先生訓語
建昌三傳君行狀
著作正字二劉公誌銘
著作劉公奏纂
著作春秋講義
史記考異
南軒東萊帖跋
東萊與劉公帖
夏宗禹悟眞講議
畫師帖
羅文恭公奏議
羅氏六有齋詩
宋仁叔編仁說
周氏輸苗記
史大師與通奉帖
書潁齋記
葉清父同歸錄後序
楊文公眞筆遺教經
感應篇

太一天尊應驗錄
勅封慧應大師後記
赤松子經
蜀人游監簿慶元黨人家乘後跋
楊慈湖手書孔壁孝經跋
跋誠應廟記
跋湯士恭手書周易諸經
跋周子德穎齋記
跋王祕監文集
跋平冠錄
贈五行任君
卷之三
跋陳正獻公詩集
跋黃瀛甫擬陶詩
跋包敏道講義
跋宋正甫記章泉事
跋南軒先生送定叟弟赴廣西任詩十三章
跋西園宋茂叔遺墨
跋宋正甫詩集
跋趙章泉作何夫人墓表
跋蔡節齋題張生所畫文公像
跋餘干陳君集杜詩
跋蔡忠惠帖
跋山谷黃槃字序
跋黃君汝玄廷對策後
跋張魏公五遂堂墨帖
跋困齋方公耕道事實
跋龔尉所記全氏心遠室
跋章翔卿詩集
跋虞復之春秋大義
跋袁侍郎機仲奏議

跋宗上人所藏楊文公劉賈學朱文公眞蹟
跋王雙崖文集
跋辛簡穆遺事
跋朱文公所書諫議馬公詩
跋陳北山帖
跋朱文公帖
跋劉慶子母胡夫人萱堂記
跋項吉父講義
跋南軒先生永州雙鳳亭記
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五帖
跋南軒先生周氏寓齋詩
跋輔漢卿家藏朱文公帖
跋文公詩元亨播羣品篇親書示鄧邵老
跋王樞使軒山集
跋江西趙漕救荒錄
題全氏步雲齋
跋曹唐溯通濟倉記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公冬服手詔
跋孝宗皇帝郊祀御筆
跋彭忠肅公文集
跋孔從龍洙泗言學
跋劉靜春與南軒帖
跋陳復齋詩卷
跋劉彌邵讀書小記
跋張平仲注三略
跋祕閣太史范公集
跋天台劉深父杯水編
跋陳北山序黃春伯本末
跋永嘉劉君誌銘
跋黃容安僻地集

西山題跋目錄終

建安　真德秀　撰
海虞　毛　晉　訂

跋錢文季少卿維摩卷記

安濟坊既成欲自爲歌語志諸壁未暇也偶得錢君此記其言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之病爲已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祿乃不能以民病爲已責是詰之罪人也嗚呼斯言至矣使自爲之亦何以過此哉遂以錢公舊刻栁于維摩室以示來者庶幾有所感動而興起云

跋安吳二宣撫所稱安居士帖

觀安吳二公之書則君之爲一世奇士也可知矣予聞青城我眉諸山往往有隱君子在焉而世人莫之識如安君者固有識之者矣而莫或用之卒窮落東南以死其可惜也夫其亦可嘆也夫

跋吳仲堅史論

余端憂多暇因疏古今興亡事數十條于讀書記將與兒姪輩講論其所以然仲堅吳兄見之遂筆爲一篇其學術有本源其議論有根據其文勢有開闔予再三讀歎息不能已攷使自爲之復何以過此哉雖然天下之義理無窮古今之事變亦異以仲堅之學力誠能充長不已則其議論文采又將以進乎此者予將屢歎而未休也歲壬午孟秋十日某書以勉之

跋豫章王量詩卷

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此唐貫休語也予謂天地間清明純粹之氣盈薄充塞無處不有顧人所受何如耳故德人得之以爲德材士得之以爲材好文者得之以爲文工詩者得之以爲詩皆是物也然才德有厚薄詩文有良窳豈造物者之所畀有不同邪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至寶也黃流至潔也夫必至寶之器而後能受至潔之物

世人胸中擾擾私欲萬端如聚蟯蚘如積糞壤乾坤之英氣將焉從入哉故古之君子所以養其心者必正必清必虛必明惟其正也故氣之至正者入焉清也虛也明也亦然予嘗有見於此久矣方其外誘不接內欲弗萌靈襟湛然奚慮奚容當是時也氣象何如哉溫然而仁天地之春肅然而義天地之秋收斂而凝與元氣俱貞泮奐而休與和氣同游則詩與文有不足言者矣此予之所自得未嘗以告人雙井黃子橐其詩數百首謁予於星沙予睨其人襟韻豁然若無所滯礙者故樂爲言之行乎勉哉與時望子之眉睫而知其詩之進否矣雖然予所以竢子者豈獨詩也哉

書譙閔王事迹後

按譙王初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春陵令長沙易雄同舉兵討賊其後魏乂攻長沙城中固守相持且百日翼戰死乂遂拔長沙則翼之與城益相爲存亡也魏乂以檻車載譙王及易雄送武昌王既中涂被害雄之與王又相與存亡也二人者不獲從王之祀可乎又王之舉兵宅都內史周級使其兄子該詣長沙申款魏乂等攻湘州急王遣該及從事周琦間出求救皆爲邏者所得崎既抗辭揚之節該被拷至死終不言其故亦可謂志義之士矣該雖非王官屬然實爲王而死崎既從祀該不當獨遺及王之被執佐吏奔散惟主簿桓雄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以從不離左右雄既爲乂所殺階延執志愈固卒送王喪至都葬之而去三人者志節略同而雄又以死聞階既與祀矣雄與延乃未之及何邪若鄧騫者雖有先知之明且嘗爲王求援於甘卓卓靳之不從非不忠於所事者及城陷王死乃爲魏乂別駕毀節事譽艮所未諭今以劉翼易雄桓雄武延周該並從祀于廟而黜鄧騫庶以昭君

臣之大義使抗志不渝者知所勸而執節不終者亦知所戒云

跋章冠叟困齋記

冠叟以困名齋餘二十年前乎此身未嘗困也今則真困矣易於澤無水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夫窮達得喪制命於天世之以學自名者孰不知之一見居窮處約焦然如鮒之在涸轍其能真委之命而不戚嗟涕沱者幾希蓋理未窮性未盡而所謂命者亦知其蘧焉而已聖人於困之象不曰知命而曰致命致云者推致其極而亡一毫不至之謂也其指顧不深哉學者用力之方其亦曰窮天下之理而已爾理窮而後能盡性性盡則至於命焉理也性也命也亦曷嘗有二邪富貴而不知命志未嘗不鬱困窮而知命志未嘗不紓此致命之所以遂志也張子曰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冠叟其有味於斯言則天之所以厄冠叟者祇所以玉冠叟也予方歸隱西山將以是自勉冠叟其亦知所勉哉與時望子之旨跋而知其志之遂與否也

推致其極本伊川說後見本義以政命爲委致其命乃知推致之說未盡姑記于此

了翁帖

李忠定公跋臨江蕭君所藏了翁帖謂其不循古人格轍自有一種風味今觀此帖信然其曰山陽盜歡之餘衰索殊甚隨緣安處蓋所謂素患難而行乎患難者故雖嶺海閩蠻煙瘴雨之地未嘗不安也況山陽乎高風凜然可畏而仰

跋晦翁感興詩

乾之四德迭運不窮其本則誠而已矣誠即太極也其所以檃羣品者誠之通也其所以固靈根者誠之復也通則爲仁爲禮復則爲義爲智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然動靜循環而靜其本

故元根於貞而感基於寂不能養未發之中安得有既發之和故此詩謂世人之擾擾適以害道不若林居之士靜觀密察猶能探萬化之原要之道無不在初不以出處喧寂爲間善學者當求先生言外之意云

跋鄭大惠飯牛集

予嘗爲豫章黃量題其詩卷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此唐貫休語也天地間清明秀傑之氣盤礴充塞無處不有顧受之者何如耳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至寶也黃流至潔也夫必至寶之器然後能受至潔之物世人胷中擾擾垢汙萬端如聚蟭螟如積糞壤乾坤清氣將焉從入哉清氣不入其中則雖求片言之有味不可得況能摹寫大化羅絡萬象道人所不到者乎黃生頗以余爲知言谷口鄭君示予所謂飯牛集者其詩清絕可愛讀之如咀氷雪意必有得於此故書以勉之

跋蕭定所藏胡文定碧泉詩卷

碧泉詩卷財數紙爾而胡氏父子昆弟師友手澤皆在焉伊洛二先生之學賴衡山楊氏傳之而南文定得之以授五峰■峰傳之南軒其道益以光大此卷諸詩雖爲泉流而作然玩其辭意則師友間授受之微指有蔚然可見者非詩常賦詠比也蕭君其尚寶之哉

跋張魏公不欺室銘

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作抑戒以自儆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蓋亹亹期不亂如此故其沒也謚之敏聖武公張忠獻公作此銘於易簀之際其視武公尤有加焉王忠文公與公均爲一代正人故其詩與銘大略同首後之君子有志於正心誠意之學者當深味其旨

題劉靜春與彭止堂帖併彭仲誠墨莊五詩後

靜春之學窮幽探微止堂之節星日同輝惟仲誠父示余斯帖使我慨然興懷前哲清泉鑑物蔚茜浮香我讀君詩如游墨莊老成云亡典刑猶在（謂仲誠也）尚爲斯文努力自愛

跋陳復齋爲王實之書四事箴

余在星沙以廉仁公勤四事勉僚屬王實之作此箴遺予當揭之幙府之壁與同僚共警焉復齋陳公帥復又爲大書此本實之之箴明厲嚴切讀者已知悚畏復齋之字森嚴清勁見者便如端人正士之在前尤當凜然興敬也

跋鄒氏族系

鄒氏本末具見於春秋夫褅婦儉相敬如賓此其所以興族大而後惰棄君命此其所以替然則一敬一肆而家族之盛衰基焉亦可畏矣自春秋後數百年而訖顯於晉自晉後幾千年而太治君復以高第有聞於時東坡有云君子之澤豈止五世而斬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信哉侍郎王公既爲辨其族姓之所出予復爲推其盛衰之跡以書于後

跋楊和父印施普門品

余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嘗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舡飄落鬼國師曰李翔小子問此何爲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也吁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爲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斃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眞實爲人非浪語者楊君和父刊本以傳輒誦淺聞下一轉語庶幾觀者不無小補云

跋傅侍郎奏議後

右竹隱先生侍郎傅公奏議十卷建安眞某伏讀而歎曰嗚呼此足以觀公立朝事君之本末矣昔柳下惠爲士師三黜孔子取之孟子因枉尺直尋之問反復論辨終之曰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學者平時誦孔孟之言孰不以直道自期一旦立人之朝龍祿餌於前而刑禍怵於後鮮有不委已徇人而畔其素學者雖或勉強於一時之暫而知之不深守之不固一絀而悔者有矣若再三絀焉而不悔則幾希矣至於直道自持終其身而不悔則雖古昔亦無幾焉求之於今若公者其可謂庶幾乎此矣蓋公前後立朝者三初爲將作丞其去臺閣無幾也中爲郎爲卿典領制事其去侍從無幾也晚爲諫大夫勸講經幄其去執政又無幾也使它人處此借委曲就事之名以行其容身固位之計顧何嚮弗獲而公則不然當慶元初韓侂胄始用事既逐宰相以顯大權遂欲僭朋黨之名以空在廷之善士中外震慴無敢攖其鋒者而公以小臣進對獨懇懇爲上言之曰自昔國家之患其始皆萌於好惡之私而其卒至於橫流而不可捄漢之黨錮唐之黨人本朝之黨籍大抵繇此不可不戒坐是不合而補郡以去及侂胄用事歲久徼倖不賞之功以遂其不臣之志於是邊釁浸開而在廷無復異議者公因火炎既逆論其不可出使鄂渚復因董遠事一再昌言于朝乞諭邊臣毋妄動以疑敵且移書侂胄深陳其所以不可之狀坐是愈不合而罷斥以歸及事變既極公之言遂爲靈著大蔡上亦思公之忠擢任諫爭宜若少伸其志矣而又不克久於其職蓋公之爲人知有國之利害而不知其身之安危知範我之馳驅而不知說遇之有獲故屢進而屢不合也昔公之先正獻簡公爲諫官御吏四年論事九百六十餘章公在

諫垣財五十餘日所上亦十有三奏觀其欲修后範以正化本斥閹尹以遏姦萌合與同以銷朋黨辭氣和平直而不激藹然有獻箴之風至解罷言職遷吏部侍郎不視事而去則又祖孫相望如出一轍嗚呼偉哉唐史稱魏謇議論挺挺有祖風烈嘗考鄭公之後歷十有四朝而後有謇今傳氏自獻簡公以清忠直節爲元祐名輔衮再傳至忠肅公以至忠大義爲有宋伏節死難之臣又再傳至公以精忠遠識爲嘉定名臣之冠由是觀之其賢於魏氏遠矣今天子寤寐賢哲以濟時艱而公耆艾精明屹然爲國壽耆一朝幡然而起付以大政盡行平昔之言而措斯世於大安大寧之域其必有日矣某既幸挂名於奏議之末而又朝夕以俟嘉定已卯正月敬書于温陵郡齋

石鼓挽章祭文後

嘉定十年某自江東漕計移守泉提舶使者趙侯崇度實攝州事侯丞相忠定公子也慶元初忠定公以讒去位甍於衡陽海内之士知與不知皆爲流涕某時年十八九以進士游都城聞被誣始末已知切齒痛忿念恨不請尚方劍以誅姦臣其後官于朝始獲與公元子吏部游相好及來南復代侯爲郡且聯事又締姻焉間相與道初元時事往往語未終輒相仗悽然泣數行下某曰侯知先相國所繇致禍者乎三代以前元老大臣若咎夔伊傅姬召之倫皆福祿終其身而慶澤流於後豈獨爲善之報哉人心正而世論公讒慝不行其間故也然周公之聖已幾不免羽譖音曉之詩至今讀者猶爲公太息吁亦危矣使無雷電大風之警成王終不悔悟周之爲周特未可知也夫以周公之聖成王之明又嘗人心正世論公之日且猶若是而況於後世乎則夫盡忠竭節之臣常困於讒口而不能以自白固其所也然是非者人心之天可

蔽於一時不能使不復於後日惟其復有蚤尊故其禍有淺深某嘗竊論近世大臣功在社稷而不免於難者有三人焉寇忠愍公司馬文正公與忠定公是也忠愍攘卻暴虜遺邊鄙百年之安天禧之末羽翼儲后赤心如日而有雷州之遷文正乘熙豐末流與民更始銷禍亂而開太平而其沒也有朱崖之貶忠定以同姓之卿戮力帝室挈大明而東昇轉危機於反掌而有零陵之徙三君子盡忠於國大抵略同而受禍亦略相似然雷州之行未幾神文親政讒者墾紬有舒公雖不幸陷沒而褒飾尤榮誣枉昭白故天下幾危而卒安忠定之斥十有三年權臣顓執國命至于兵禍作生靈暴骨者數十萬而後聖主赫然收還威柄伸久鬱之冤故天下既危而漸復獨溫公不幸更紹符崇宣之變群邪踵騁用事者三十餘年卒之大戎內侮二聖播遷然後是非以定故天下遂亂而幾不可救由是觀之正人君子之進退伸詘豈一身一家之利患哉爲人上者可以鑒矣至於小人之害君子其志本以徼權利盜寵榮及公道既明卒亦不免故姦詐窮而丁謂竄瞻盈而蔡氏僇罪讐極而侂胄誅皆流毒遺臭死有餘責彼三君子者身沒而道光事久而功白千載之下望其風烈如神人然是果孰爲失得邪十二年八月侯奉詔守邵陽將行以諸公所爲忠定公挽章哀詞示某曰子其可無一言乎某謂公之勳烈不竢贊詠而明獨其已然之迹有可爲殷鑒者故樂爲侯道之而其撫事興懷感今悼昔又不勝其慨然也中秋日建安眞某敬書於忠獻堂

蔡眞人誥碑

嘉定十一年十月三日有詔泉山清源洞沖應善利靈濟眞人加昭博之號爲八字眞人先是十年夏五月不雨臣始至官問倦祠靈官之著驗尊灼

者咸以眞人對臣函禱焉未幾遂雨是年冬旱臣往禱焉又雨越明年春洎秋膏澤時至田高下磽腴皆告稔米斗百錢黃戴稿項之叟讙曰曾未曾有也非眞人之靈實大茆吾土顧安獲此哉於是相帥以其事白於州州諗於部使者下其書旁部審覆之如本州言乃以聞天子嘉焉命有司摭其名之顯且大者以旌眞人之功嗚呼美哉謹按眞人蔡氏世傳其系出晉司徒文穆公謨文穆八世孫斐節度嶺南歸至泉以殁子孫因家焉眞人事唐爲金部員外郎太原守晚棄簪紱隱於州之北山修辟穀鍊氣之術以方技濟人既仙去歲久而其靈愈章皇朝崇寧中始封虎應先生紹興九年封沖應眞人二十三年加封善利乾道三年又加靈濟至是遂加昭惠焉臣竊觀前世人主崇尚道家神仙之說者大抵以希長年斬福應往往受媒方士爲百代唾惟我聖朝受天眷命以作神主凡老氏浮屠氏與山川祠廟之靈惟能時雨暘弭菑沴有功于人者迺始錫號名秩祀典否則雖奇怪詭特有不與焉蓋志在斯民而不自爲此其所以跨絕前代也又惟眞人之清虛澹泊未嘗震耀威福以蠱動世俗耳目而民之歸仰自不能忘朝廷褒封之典自不能已亦猶有道君子爲善於幽隱閒寂之地不求人知而卒不可掩豈不尤可貴也哉臣既以所下制書刻之梓而又叙其本末使後世知聖朝所以寵命眞人而眞人之所以膺受寵命者其大指蓋如此以備清源故事云十二年八月甲子朔具位臣眞某記

梅溪續集

慶元中某獲第來歸鄉之儒先惕君明遠出一編曰南遊集以示某曰此永嘉詹事王公之所作也某時尚少未悉公行事本末然嘗誦晦菴先生所爲梅溪集序則已知公爲一代正人矣及得此編

益加鄉慕宦游二十載率齋以自隨若識邑宰與中和安靜堂等詩口之熟焉嘉定丁丑蒙恩假守獲繼公蜀於四十七年之後邦人父老語及公者必感激涕零蓋夫牧兒亦知有所謂王侍郎也公何以獲此於人哉蔽之以一言曰誠而已矣蓋公之爲人襟度精明表裏純一其立朝事君空臆盡言攖龍鱗而不悔者此誠也居官牧民矜憐摩撫若父母之於赤子者此誠也至於爲詩與文絕去雕琢渾然天質一登臨一燕賞以至賦一卉木題一巖石惓惓忠篤之意亦隨寓焉嗚呼賢哉宓泉人之咏嘆而不忘也集版藏之郡齋歲久浸或刓缺屬議刊整而郡士林君彬之爲其言公勸農戒訟等文猶有未見於集者而公之孫夔通守莆中亦出公書問三十餘通皆在泉時作前輩風流日以益遠雖弄翰戲墨猶當勤勤收拾而況諄然仁義之言皆有補於世教者乎因併刻之命曰梅溪續集使來者得以覽觀焉已卯九月已亥建安眞某記

歐陽四門集

歐陽四門集鋟版郡齋有年矣嘉定已卯郡士林彬之爲余言四門之文之行昌黎韓文公蓋亟稱之至黃璞爲閩中名士傳乃記太原妓一節觀者疑焉近歲黃君介論君良能皆嘗爲文以辨謂宜登載編末以澡千載之誣余曰四門之行獲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黃璞後之君子將惟昌黎是信乎抑惟璞之惑乎二君雖無言可也不載之編末亦可也雖然有一焉自世之學者離道而爲文於是以文自命者知鞹敝其言而不知金玉其行工騷者有登墻之醜能賦者有滌器之汙而世之窮濫者反矜詫而慕望焉曰夫所謂學者文而已矣華藻患不縟何以修敕爲筆力患不雄何以細謹爲嗚呼倘誠若是則所爲文者特飾姦之具爾豈曰

貨道之器哉彼宋玉寓言以諷未必真有是若相如之事則君子益羞道之服儒衣冠誦先王言不惟顛冉是學而曰吾以學相如也抑何其陋邪四門之詢不白於四門乎何傷余懼夫士之苟焉自恣者將曰四門唐名士也而有此吾爲之奚尤則璞之一言不獨以厚誣四門且將戕學者於無窮也乃刋二君之文如彤之請又附其說如此庶幾有補於萬一云九月庚子建安真某書

儲襄陽申請

右清源儲公行之鎮襄陽時所申請也咎有問守邊於河汾王氏者王氏曰羊祜陸抗仁人也可使余謂羊陸豈真能仁者哉然以其當戰爭之時而不爲剽盜敓攘之舉其迹有近乎仁者是以君子有取焉至於邊民之去敵歸已者則未聞其麾而距之也而近歲之守邊者乃曰吾與虜和有日矣中國之民虜之民也虜之民歸我而我受之是失信于虜也非咎者羊陸不相侵之義也故寧驅之殺之而不敢救嗟夫羊陸惟其能全敵國之民故世以仁稱之今其來歸者雖曰敵國之民實吾國之遺民也殺吾國之遺民以媚敵國此不仁之尤者也而曰吾以學羊陸豈不悖哉當開禧時權臣志在興事則以奴隸之材穿窬之智洩其境而疏其民是以堂堂大國而爲盜於邊也執事者誠懲開禧之失盍亦謹敕有司毋爲邊民之盜足矣爲邊民之父母獨不可乎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今吾遺民不幸而陷於虜之水火其危迫可憐之狀甚於孺子之入井而未嘗有爲之惻然者已非復人心矣況從而驅之殺之是惡赤子之求孔棘而撲之地也嗚呼痛哉以余閒之益爲邊民而能以保民爲志者僅二三人而公其一也始公之初至襄陽則已料遺民之必來而獻可納不可拒之說矣及其後也果有

樊快明之事爲制閫之臣大書以禍于邊曰有入吾境者必殺無貸公於是時不敢爲全身遠舉之計條三說以獻于朝曰快明之黨益二千六百餘人急之則懷等死之心勝之不足爲武不勝則邊民魚肉爲隣境笑是吾國代虜受禍中原赤子苦其虐政相率來歸若驅而陷之死地則沿邊之人莫不痛恣是吾國代虜受悉河南豪傑朝夕且起聞吾殺附必懷不平之心他日得志將移仇虜之心而仇我矣是吾國代虜受譬嗚呼公之爲國慮者可謂切至也已使執事者因公之言集衆思以圖長策必有以慰中原之心而弭異日之患者奈何時論既殊而帥衆來歸者卒殉於邊將之手而公亦以罷歸矣益方是時任邊寄者爭以殺附爲功而公之持論傾如此宜其落落難合也然公寧不與人合而不敢不與天合夫好生而惡殺者天之道也舉當殺古人猶不敢苟況於無舉而殺之者乎余時方在金陵風霾漲天累日氛入人鼻皆酸意其必有與也未幾乃有以漢上之事告者撫膺而喟者久之謂天道遠其果信然邪憨直迂愚風所痛悼因覽公申請輒復慨然有動于中而筆之卷末後之君子其亦有感於斯言也夫嘉定已卯十月三日建安眞某書

東坡書歸去來辭

東坡謫嶺南故舊少通問者在蜀惟巢元修在吳則僧契順皆徒步萬里訪之於荒陬絕徼之外元脩以是登名青史號稱卓行契順亦託此以傳眞可敬哉契順之言曰惟無所求故來惠州益有求則有欲有欲則失其本心是非顚倒有不自知者世之小人疾視君子至欲擠之死者豈皆其本心正坐有欲故爾趙公珍藏此帖間出以示人所補多矣已卯歲除前十日書於南昌郡齋

近歲有嘗登大人先生之門者既而黨論起其

人畏禍匿迹過門不敢見則以書謝曰非不願見也懼爲先生累耳先生答曰予比得一疾奇甚相見則能染人不來甚善間者代爲汗下叶之人也葢以通經學古自名而其行義顧出一浮屠下昌黎墨名儒行之說渠不信然因戲書于後以發千古一笑

頤齋公與郭定襄論坐次帖

按郭英乂時爲尚書右僕射定襄郡王此帖當是與英乂者僕不嫻書學未能辨其爲第幾帖獨觀公秉禮陳義以斥英乂之驁而折朝恩之驕論正氣嚴凜凜氷雪真可畏而仰也或曰英乂小人公顧期之以直諒毋乃失言也乎是不然君子未嘗絕人特人自絕於君子爾英乂始結朝恩後附元載自謂富貴終身可保迄不免成都之禍世之依憩城社而視清議爲不足邮者可以鑒矣

二吳公帖

正肅公精忠大節諸名流題跋及之詳矣愚獨感公剔西樞時論邊事一疏有曰議者謂夷狄相攻廼中國之利臣謂不然二虜連兵士馬益練一虜幸勝則氣驕而勢橫別啓貪求必致生事宜申飭二府講求經武備邊之册庶幾夷狄聞之可銷患於未萌嗚呼公之言用於慶曆故不見其功後七八十年金遼交閧廷臣動色相賀亡復如公之所憂者未幾女貞一勝而橫迄如公言然後知正人君子爲國遠慮雖蓍龜弗若也因覽遺墨爲之太息

正憲公忠誠爲國與正肅略同而所遇者與葢正肅參大政時朝列多君子雖危言切論歛與小人忤坐是不果相然始終寵遇不少衰正憲登庸寔繼荆舒氏曰珪曰確前沮後排其志弗覆一日伸然猶崎嶇讒邪中陰護正人力扶公論葢死而後已以是摹森切齒至與懷素之欲逞報復之私由

今觀之公之清名亮節皦如白日遺墨敗楮人爭寶之其际鬼蜮之徒身死名滅與鼠狗不與是果孰爲得失邪提莞君益公之諸孫方以才業著實能世其家者然則吳氏之興殆未艾也

陳慧父竹坡詩藁

昔王子猷居必種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而子猷行不副名見謂汙濁然則子猷固愛此君政恐此君不愛子猷耳今竹坡君並溪而廬種竹萬箇而有詩千篇好風涼月長嘯其間此君有知亦當欣然爲君一笑也建人眞某爲作歌曰萬玉兮森森清風兮滿林有幽人兮高蹈時擊節兮長嗟長嗟兮陸續鳳爲起舞兮鸞爲度曲羌此樂兮誰知簞瓢兮亦足

任漢州所藏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帖

按南軒先生二書皆將去桂林時作任侯所藏文公先生帖正其往復者也當乾道淳熙間二先生更相師友以斯文爲已任一言論一著述反復講磨必極其至當而後已此書所論中庸近思益其一也夫以二先生之學可謂深造自得者矣而猶汲汲於友朋之助如此況學者乎文公記濂溪書堂以爲斯文之傳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此帖所謂發明天命之意是也夫濂溪生千載之後而接孔孟不傳之統信天之所畀矣二先生並時而出講明斯道以續周程之正脉謂非天意可乎雖然天非獨私於二先生二先生亦未嘗以自私也學者誠能因其言以求其心緜下學之功馴致於上達之地則道在我矣若曰二公天人匪學可到習畀守陋姑以自賢於世俗而已豈惟非二先生之心實有負於天也文公有不謂命之云意或在是故併及之

任漢州發榮本末

嘉定庚午余與姑蘇黃公並直禁林暇日語余慶

元間嘗採發策事甚悉予謂任陳林三君子憤權臣之顓恣奮筆詆呵而忘其禍之及黃公憫善類之蒙害悉力全護而不計其身之危皆非賢者莫能爲也會公求去余適視草遂引是以留之傾仰十五年間公與陳林二君不復可見獨任侯歷歷中外功名燁然未艾也侯嘗反思當時所以築士者果何所爲而然哉愛君之誠愊塞於中有不能自已者爾此即孟氏所謂惻隱之心天理自然之妙也完而養之勿雜則與時格君事業特自是充之而已任侯其勉諸

楊文公書玉溪生詩

此吾鄉文公書也國朝南方人物之盛自浦城始浦城人物之盛自文莊公及公始當咸平景德間公之文章擅天下然使其所立獨以詞翰名則亦不過與騷人墨客角逐爭後先爾惟其清忠大節凜凜弗渝不義富貴視猶涕唾此所以屹然爲世之郛郭也歟某蓬窶之居距公故第不數里益嘗徘徊將日想公遺風而不得見今廼從公之孫零陵史君獲觀其真跡斯亦幸矣嗚呼前輩之典刑日遠鄉邦人物既寥寥其可數而楊氏之後如史君者復幾人其不可歎也夫其可不更相勉勵也夫

許介之詩卷

予聞介之詩名舊矣歲甲申携其詩數百首訪予於星沙曰某之少也獲登平園誠齋之門二先生不予鄙也皆相期於詞章之域今齒日長矣懼無以副二先生之望奈何予視其人昂然揭立其論說今古娓娓不窮則爲之悚然曰二先生之知子厚矣然予視子豈直詩人也哉其智略縱橫可以參閫外之畫其雄辨慷慨可以使不測之虜二先生期子於詞章之域予將竢子於功名之會可乎雖然功名外物爾君子之所性有不與存焉子房

孔明非義在于復讎仇討漢賊雖終身巖穴可也豈汲汲於科名斷以自見也哉士苟自重其身則凡在外者舉不足計也然則子將進子于道德之場可乎蓋道德者君子成身之本功名則因乎時而詞章又其末也介之勉乎哉子之先右丞公在艱難時事業雖不克盡究而嘉言直道與李忠定公略相伯仲天下以正人許之而潛心聖經作爲訓傳則又有先儒所未發者介之歸而求之有餘矣若夫介之詩詞之敏麗則有諸公之題品在故不復云

胡子知言蹇

孟子以知詖淫邪遁爲知言胡子之書以是名者所以辨異端之言與吾聖人異也楊墨之害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故知言一書於諸子百家之邪說辭而闢之極其詳焉蓋以繼孟子也學者誠能深味其指則於吾道之正且大異端之偏而小若辨白黑若數一二矣蕭君定夫以其所藏眞蹟示余敬拜而書其後

呂子約與彭仲城帖

大愚呂公清風直節爲一世偉人某不及見之矣而獲見所與彭君仲誠講學數帖其論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讀書以論語爲主履踐以毋自欺爲本富哉言乎豈惟仲誠父當終身服膺善學者皆當寫此一通置諸座側

金尚書揆陳丞相誌銘蹇

周丞相跋云某幼學之年已聞黟歙金公彥亨爲名御史論擊權彊無所避紹興戊午春以母憂去朝服闕泰丞相抑而弗用凡二十年當己卯歲高宗以宗正少卿召還歷禮部侍郎給事中壬午六月壽皇初即位眷待良厚是秋某以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同在後省見公直諒多聞年高而德劭每與從官歎其不可及吏部徐侍

郎度因爲某言政和宣和間後生少讀史一日沈狀元晦以博學至京師東南士子翕然宗之來者滿門聞舉古事莫不竦聽惟公在下坐歛搖其首鄉人問故則示某事誤矣某事非也退而考按信然益公於史傳皆能默記叩之往往成誦迄今不以史書自隨其學問可知矣至若端重誠實上不欺君則又有可紀者特表而出之某兼西掖之二日有旨姬容翟氏進封本位官吏並合推恩內綏正法人特與轉行卽今壽成皇太后也時給舍每同銜繳駁某密語公妃嬪位非中官卽醫流皆綏正法前德壽推江上扈從貧今上覃恩金不轉行正令回授似當論奏公歎曰君言是也近夏賢妃位推恩某實未曉已書牘行下今恐相戾君自繳奏可也某曰若爾尚當商量庚申講筵公與某偶皆以聰事留身初不知公奏何事但望見公再拜殿上退而某升甫至榻前上迎勞云朕剏謂卿止能文適金按節說卿欲論姬容位轉行綏正法事不謂卿剛正如此眞全才也可便進文字來某然後知公忠直不遂非又如此章旣上御批依奏夏妃位官吏亦令依條回授此事非獨著公盛德壽皇可謂從諫如轉圜矣後三十四年公之孫承直郎鑄錢司檢達官篤示公文藁求予一言敬題其後以補家傳之闕若公文亂典雅如其爲人識者自知何待贊也慶元元年九月日

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某書

楊閣學玻云某隆興元年冬詣吏部受署一日謁中書舍人澹庵胡先生坐未定門外傳呼重客至某亟屏齋房避之見主賓四人皆簪髯皓白衣冠峻整進退莊敬以問先生之子泳指曰此爲彥亨金公此爲龜齡王公此爲邦彥陳公是時羣賢充朝氣象如此慶曆元祐間而茲四

人者又其選也其名日著望若神人然而其乃得以瞻其聲尤私竊自慶以謂雖商山之四皓何必減焉後三十六年得金公之文藁於其孫篋首篇蓋公所作文恭陳公墓誌銘也讀之終篇蓋自歐陽公碑王文正公之後才見此耳蓋二相之文相爲頡頏云敬書其後慶元戊午季冬中幹日太中大夫煥章閣待制楊其書

觀平園誠齋二公所書見當時從臣同心體國小有闕失不惜盡言又以見一時耆文魁壘之士峨冠委佩畢萃朝廷如三老歸周四皓在漢也此皆阜陵初政而氣象如此二十八年之治蓋可占矣遐想盛事爲之三嘆寶慶改元六月戊午朝請大夫新除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眞其書

王舍人元石家傳公譯介

故集英殿修撰王公爲祕書監時其僚數三館及遷少宗正又以玉牒檢討與纂修之屬焉公不鄙其愚所以顧　期許者甚厚故於公立朝本末知之最詳今觀公之子埜所爲家傳言言皆實錄也嗚呼以公之忠誠亮節正學遠識使得盡發所蘊施之朝廷其益詎可量邪而一時議論往往柄鑿難合以故不能安於朝而去既去不復召者數年而公沒矣可勝歎哉可勝慴哉某嘗竊論公平生所立蓋有汲長孺王元之之風恨世之知公殊少因讀家傳輒書于卷之末與時有良史者出未必無取於斯言云

趙浦城祖殿撰叔近遺事

予讀昌黎公所誤書王皐碑未嘗不慨然壯其爲人王之帥湖南也戍將國良以武岡叛羣諸道兵討之未克而王從一騎五百里抵良壁呼而諭之盡降其軍是王以一身而賢師徒數十萬也方杭辛據城以叛勢張甚趙公爲郡守爾擁兵駐成敗

誰能而嘗之顧獨奮然投袂曉以天子威德使凶傳逆類悚然動心脫錢塘生齒億萬於飢虎之喙功與曹王埒而艱倍之二公以帝室之胄遭時多難而能有所成就如此顧不偉哉然曹王卒以勳名自終趙公未幾即殞於娼嫉者之手有曹王之才之功而無其命蓋可歎矣紹興間雖嘗白其沈冤追秩書厥而邱後錄孤之典迄爲文俗吏所軋不果行尤可歎也然世未有屈於人而不伸於天者以公忠烈曾亡一命之賞以燾後而白孫及曾接踵種科綴奕相照於太常名稽中以予所識若會稽別駕浦城大夫之才且賢蓋所謂玉之英瑤而羽之五采者也彼娼公者能厄其身於一時不能使天不昌其後於異日自咎志士仁人所爲特立獨行而弗顧者以天爲足恃而已嗚呼公其可以無憾矣夫

題李果齋所書鄭伯元詩後

予與公晦爲僚于泉山二年之間於學問文章源流幾亡所不講獨罕言詩意其未暇屬意也今公晦仙去已七年始於其弟耘叟處見其手寫鄭伯元詩及登太白墳所作用工之深乃如此然則詩之外其所未言者豈少哉昔坡公謂吾於與可知之者蓋亡幾其不可者不可勝計某於公晦亦云耘叟筆力超拔甚似其兄見之如見公晦令人愴然與九原之悲云紹定庚寅十月甲子西山眞某書

西山題跋卷之一

西山題跋卷之二

鄭居士手寫古文孝經

自唐元宗御註孝經出世不復知有古文先正司馬公作爲指解太史范公復爲之說於是學者始得見此經舊文然誦而習之者蓋鮮況能服而行之者乎居士鄭公居其父喪時手抄此經遵守惟謹可謂篤志力行之士方其落筆時用紙蓋不暇精擇此豈有意於傳哉距今八十有五年蠹蝕之餘墨色如新使人捧玩起敬爲善之不可揜類若此烏乎昔人於其先一器一物猶謹而藏之況此編居士之心志在焉主簿君孝且賢寶之以傳于後使鄭氏子孫世爲篤孝之門豈不休哉主簿名堯佐云

江峰文集 周伯起字起宗自號江峰野夫集二十卷

周君之文諸公品題甚悉然予之所以貴重君者不在是也蓋自昔文人鮮顧檢操以柳河東之藝且賢而甘心自附於伾文之黨元才子始爲御史號稱勁挺晚節故由敕使以進青蠅集瓜之誚羞辱亡窮焉周君嘗官赤縣會中貴人以事至有司挾權勢求必勝君毅然弗之顧卒明辨曲直而后已夫身在下僚而能矯矯自立如此使君與子厚徵之易地而處其肯爲二子之所爲乎予觀江郎三峰上插層漢如偉人傑士盛服玉色立于朝姦諛爲之奪氣意其所鍾必與如君者庶幾者邪惜其沈淪遐調所蘊卒不少施爲可歎耳君評論古人多中理獨其辯靈均制行一節顧有取於揚雄反騷之言予所未諭嗚呼安得起君九原而商榷乎

詹應之三經

餘于詹應之自少有志經世之學淹貫六藝旁綜史氏記及百家言蓋嘗薄遊江淮覽觀山川形勢晝戰守策其言鑿鑿可用顧當世亡知我者退而

湛思一室自先儒治心養性之說亡不覩旣又曰吾之身存然後得以究吾之學則夫道家者流所謂神保氣云者固不得而略也遂之廬山入太平宮發其函笈所有窮日夜以繼盡得其指歸曰黃帝老子之言道也後世神仙方藥九還七返之訣術也道吾所當求術有不必泥於是研精陰符道德二經歷年然後闚其妙又謂周易參同契二經之羽翼也併爲之註釋合凡數千言頗用其法以自鍊養年今六十有六矣視其色如渥丹兩目盡碧或曰子儒者從事於此得無爲聖門罪人乎應之曰嘻子言是已然嘗思之人之所以有生者受命于天也儒者欲全其所子之理道家欲全其所賦之氣夫理與氣豈二物邪今夫大圭拱璧天下之至寶也夫人而知之故必爲之韞匱焉繅襲焉然後其寶得全亡害理猶圭璧也氣猶韞襲也韞襲敗而圭璧之完雖庸人且知不可氣弊矣而曰吾以存吾理其有是哉故吾所爲養其生者非獨以嗇吾氣也欲吾氣之神明有以充其實理之光大也昔者鄉黨一書其言飲食起居之法甚備蓋閔閔焉如護嬰兒不敢少恣焉非以氣一則動志而安其身者固所以保其性與顧聖賢行之於日用之常而道家雜之以數術之異於是爲不同歟吾儒者不顧爲師說是守而於它學有取焉是吾之愧也然吾惟保順其常而非貪生以自利庶其可免乎且養形延年程子不廢導引吐內上蔡取焉子以爲如何問者憮然曰命之矣予因采其語書于三經之末應之名谷自號曰霞山子云

慈湖先生行述

慈湖先生楊公將葬叔謹書來命僕曰先君之墓子其銘之先生門人建昌傅君正夫不遠千里訪子於粤山之麓亦以是爲請竊伏惟念嘉定初元先生以祕書郎召某備數館職始獲從之游見其

齋明盛服非禮不動燕私儼恪如臨君師暮功之戚下洎總麻服制喪期一以經理爲則而容色稱之乎居接物從容和樂未始苟與於人而清明高遠自不可及同僚有過微諷溫譬初不峻切而聽者常懽然一日見謂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某恍然莫知所謂先生徐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先生之於某可謂愛之深而教之篤矣惜其時方繆直禁林役役語言文字間故於先生之學雖竊一二而終未獲探其精微憂患以來靡知向道思欲一叩函丈求其指歸而不可得矣嗚呼先生已矣某復何所據以爲進學之地哉夫未能深知先生之道而欲傳信於百世之下此某之所不敢也雖然有一焉益今傳後之文有狀有銘而又或有表先生之門賢哲甚衆今狀其事者亦既有人銘於體爲最重述其道當最詳非門人高弟不可也如某者或使之叙其梗槩而表於墓門則其責差輕而可勉正夫幸以爲然則願復于叔謹而還以命焉故書于行述之後以竢銘者正夫所慕正大蓋有聞於先生之道者也故其言皆實錄云

慈湖訓語

慈湖先生之道學者所共尊顧嘗側聽諸公間或不能無竊議者謂泯心息廢持守談空妙略事爲也今觀正夫所錄有曰無息甚妙息之正亦甚妙又曰徒息固不可爲學不思如何是學然則先生之學其果泯心息邪曰學未純熟不可廢守又曰敬以守之於意態未動之先守定用力自然光明先生之學其果廢持守邪至於言道以本心爲正言德以直心爲主則其爲論至平實既與談空說妙者不同而於當世之務討論區畫若指諸掌又非脫略事爲者也是四者既皆與乎所聞至其爲說有曰成身莫如敬書曰欽曰敬曰謹曰克艱曰

孜孜曰兢兢曰勤恤三五盛際君以此命臣臣以此戒君葢灼知不敬則此心易動敬則此心不動此心徹動百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嗚呼斯言至矣非正夫之心與先生通貫爲一豈能傳之簡牘不失其眞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于後學而正夫所錄又有功于先生者也

紫霞先生訓語

豁齋先生袁公道德文學慶曆元祐間人也某以年家子初拜侍于富沙嘉定同朝始獲親炙某之庸鄙於道未有所聞先生獨以爲可教方其數論時事人多誚其闊疏惟先生見輒嘉奬甲戌外補屬爲序言以贈稱其知有國不知有家知有天下安危不知有已訢感始出關夜宿南山之招提詰旦南辨色吏擊門以告曰袁司業至矣亟披衣迎拜曰先生何出之蚤耶先生曰此何時而安寢也坐論世事至於弟流先生盛心昭揭日月今猶赫赫也方是時某年壯氣銳舉措有不合於道者先生直切切規警焉其後闊某頗自約敕輒對客談道之今傳君正夫所錄訓語葢有一二爲某發者然自招提之別暨于先生沒葢十有二年迄不得再見歲月侵尋學弗加益悠悠長道未知所窮常恐有負先生期許之意追念疇昔爲之愴然歎九原之不可作用謹志于訓語之末云

建昌三傳君行狀

士有爵位窮于朝而名不見齒于鄉之父老事業彰於世而行不足以服其家之僮奴葢難立者易能而素積者難捨故也傅氏三君子或仕幾達而不年或方仕而遽已或終其身未嘗仕然其德譽講於州閭學問稱於師友其歿也縣大夫至繪像于學而祠之此可以苟得乎哉記曰徵之顯誠之不可掩詎弗信夫

著作正字二劉公誌銘

永嘉葉公之文於近世爲最銘墓之作於它文又爲最著作正字二劉同爲一銘筆勢雄拔如太史公歎咏悠長如歐陽子於他銘又爲最嗚呼二劉公不可復見矣若永嘉之文亦豈易得哉其言紹興末迄淳熙中名儒十餘人言論同出處偕如立直木於通達之衢後生有所望而趨讀之令人慨歎不已夫言論同出處偕世之所指爲朋者也名儒十餘人既爲一朋望而趨者不知幾千百又爲一大朋則士之相朋莫斯時若也然適是以增淳熙之盛其功及於紹熙慶元間至韓氏用事惡其朋而盡錮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乃知皐陵規摹眞可爲萬世法而歐陽子信爲知言也二劉公在當時名論最高惜皆弗究於用今建陽大夫克莊昆弟方以文學材猷自奮其尚有以成前人之志云

著作劉公奏藁

某少時讀著作劉公所對館職策未嘗不拊卷歎息今又從公之孫建陽令尹得公奏藁讀之其輪對則斥近倖盜權以爲陰侵陽之應其上封論事又申言之至謂流蕩戲狎常始於燕游之無度人獸雜亂常出於御幸之無節嗚呼其亦可謂激切也已使遭前代諱言之時其召譴貶禍當如何邪而我皐陵優容奬納曾無纖介忤意主聖臣直詎弗信夫方乾道淳熙間中外既已大治獨近習有窺嗔笑賣禍威者一時端士正人指陳闕失必以是爲先若相國陳正獻公紘政龔公朱文公張宣公鄭自明魏元履數君子與著作公前後若出一口卒之佞幸小人消縮摧沮不能大爲姦慝雖皐陵英威聖斷所致然亦朝多君子正論日聞之力也嗚呼盛哉

著作春秋講義

昌黎公寄玉川子詩有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學

者疑之謂未有舍傳而可求經者今觀著作劉公講義一以聖筆爲據依其論秦穆公以人從死者晉文之召王宋襄之用人于社皆以經證傳之失所謂偉然者也昔歐陽子患僞說之亂經著爲論辨自謂時雖不同千歲之後必有子同者曾未二百年而劉公之論春秋益與之合公而有知當不恨後世之無子雲矣所講纔十有二條麟經大指略盡於此其言曰吾聞法吏以一字輕重矣未聞聖人以一字輕重春秋也旨哉言乎足以破世儒之陋學者其深味之

史記考與

觀劉公此編見前輩讀書考古其不苟也如此可以爲學者法矣

南軒東萊帖跋

南軒先生帖當在以郎官兼侍立時方發運司之置也一時賢士大夫爭議甚衆先生亦因對及之至是遂罷去自昔儉人圖進用必以功利中時君之欲故諫者莫能入惟孝宗天挺聖哲聞善若決江河用能斥去聚斂之臣如棄涕唾帖中所謂上聰明能受盡言謂此也東萊先生二帖其一爲博士太學時其一自太學分教嚴陵時益先後年歲間爾是時中外多君子二先生帖所謂聖錫者端明汪公謙之者艾軒林公元晦者新安朱文公而周洪道之特立丘宗卿之盡言趙子直之好學亦見帖中皆當時名流也主德盛明賢才林立猶陽春正中風日怡暢奇葩與植紛專天壤間此其所以爲淳熙歟慨慕之餘敬再拜而書其後

東萊與劉公帖

孔子曰爲仁由已曾子曰以友輔仁二說若與何邪益仁者道體之全精麤本末大略完粹矣有蟣焉如毛髮猶足以病其全自昔聖賢倪焉孳孳而後已者以是焉耳克已勝私猛厲奮發人固無

與於我切磋琢磨相觀而善我豈無賴乎人此聖門所以先後發明之也觀東來先生與著作劉公帖雖吏事纖微有所聞亦必以告豈非所謂輔仁者與近世欺諛成風乎時號深交密游聞過鮮相規警不惟無以成人之仁其自處亦不仁矣追仰前修可爲永慨

夏宗禹悟眞講義

天台眞人張平叔作悟眞詩百餘篇行於世識者謂參同之後纔有此書予閒中雖頗涉獵然未能識其妙處雲峰夏宗禹自東嘉來遊慢亭示余所爲悟眞講義章剖句析讀之使人渙然無疑顧方掩關謝賓客不能從君從容扣以盡其妙然聞君之爲人材智磊落益嘗入山東幕府奉檄走燕齊間功名之志銳甚年未五十遂欲捐棄軒冕從安期羨門爲海山汗漫遊其太蚤計矣予項聞道家言學仙最難唯大忠大孝不竢修鍊而得其說渺茫荒忽未易測知然使天上眞有仙人必忠臣孝子爲之非可幸而致也今以君之材雖不求用世將有不吾置者勉爲明時植立功業報國榮家忠孝兩盡然後從君鼻祖夏黃公戲楠中遨商山無不可者君又有陰符講義諸書茵茂潛樓暘叔已爲之序引故不復云

畫師帖

朱文公以陸探微所畫師子像遺其外孫黃輅輅字子木勉齋長子也

晉者君子之立於世也其德則剛大之德其情則正大之情故以之開吾道而與端禮氣以之正朝綱而姦邪喪魄自孟子沒惟伊川程夫子晦菴朱先生爲能兼之嗚呼偉哉子木之幼也晦菴已深期之今其問學日進而氣志日强益庶乎不負先生之期許者雖然豈易事哉夫必剛健之德不爲慾奪正大之情不以私汨卓然自立萬物莫能攖

然後有以勝此爾子亦其勉之

羅文恭公奏議

讀文恭奏議然後知公有古大臣格心之業也益鄒孟氏殁世不復識大學源流雖名卿賢大夫不過區區力持其國冀免禍敗焉爾獨一董仲舒猶爲有見而志弗及故子程子嘗論之曰知求治不知正君知規過不知養德識者謂其切中後世之弊經筵之疏動拳懇惻百世之蓍龜也方寧宗初衆賢盈庭而文公號稱巨擘正心一疏藹然仁義亡愧倘天假之年伸覆盡行所學則古大臣事業可以復見安得有與時權姦之敝筴拊卷慨然爲之流涕

羅氏六有齋詩　齋名取橫渠說

某竊聞之子朱子曰橫渠斯言甚善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盡日讀書或靜坐存養皆是用功處天地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息雖秋冬凋落生意未嘗不在其中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鳴呼斯言至矣某願與吾能甫共勉焉

宋文叔編仁說

咎有問仁於程子者子曰此在諸君自思之將聖賢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其後南軒張氏敬沫泗言仁爲一編而朱子乃以書告之曰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却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出口入耳之弊夫朱子之學源流於程氏者也而其論顧不同何哉蓋程子之教人欲其體認於已以致求仁之功若徒會粹其言以資論說何益哉二先生之切於爲人則一也宜春宋君文叔輯語孟言仁而爲之標略用意美矣予欲其實踐程子之言而毋蹈朱子之所戒故爲題其末云

周氏輪菌記

嘉定某年某月詔旌表隆興府武寧縣進士周某等門閭越某年某月復御宸翰書棣華堂三大字以賜今皇帝嗣服之某年有旨周某家秋賦其即縣以輸某等既承命則以屬已尉章子仁記之又因子仁求文於某以繫於末某惟孝悌者民性之常不竢教而能也然自咎明盛之朝必深加褒勸者豈曰以利誘人俾相率而爲僞哉蓋天命之性雖人所同而修道之教則君職有不可已者故周以六行導民漢以三事設科孝友弟順皆居其首聖朝雖循唐舊用文墨拔士然窮山長谷宵閭下里之氓有以至性篤行聞者長吏必列于朝而顯與之自國初迄今其以旌門于書史者奕奕相望蓋風化之原莫尚於此者書曰表厥宅里植之風聲其斯之謂歟恭惟聖明初政宅未遑及推本先皇遺志隆恩茂澤首及於匹士之微至憫其賦輸之屢優而假之俾無車牛任輦之役豈非不世之榮遇也哉雖然周氏之所以獲褒于朝者以其興也而在周君之心則不可少自異也蓋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然後爲亡愧而兄弟既翕和樂且湛亦曰壺範之常而非過也然則周君其何以答上之之賜哉必也弟昆相勉致知篤行以求合於孔門之仁中庸之誠大學之至善一旦得位于時則移其所以事長者事君推其所以居家者措之事業庶乎不負兩朝寵與之恩周君其然之否乎

史太師與通奉帖

史氏在周爲太史佚之言論與周召並傳在漢西都爲戚里左將軍丹伏蒲諫爭有功元成間迨我宋中興而太師忠定越王出有太史之言論與將軍之功而忠厚所積則過之矣方其柄國時謙公道如命脉憎人材如體膚在廷諸賢持議間有不同而包涵容養亡秋毫忿疾意異時復還宰路所薦進皆海內第一流不以同異爲用舍淳熙初入

見天子以寬大開廣上心其言尤反復篤至乎生行事大抵根本此意故能爲國祈天永命身與家亦與蒙其休故參政樓公序六老圖謂其闔門習成忠厚無一人爲刻核事者福祿之盛豈偶然哉今江右將漕之先君子通奉公與忠定實爲弟昆雖顯時弗同而其德益相伯仲故淳熙丁未歲一門三進士當世榮之太師所予通奉帖正其時也丞相既世秉鈞衡將漕亦薦持使者節以文學政事自見於世咎東坡蘇公謂君子之澤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今史氏之所積既豐將漕尤薰然慈仁所至以拯民疵物爲事其培之者又如此則流澤之未艾可知矣嗚呼天道分明此太師帖中語也人能知天道之可畏則雖强之從薄亦不肯爲不然者皆所謂欺天者也敢併及之以發明太師之本指云

書穎濟記

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益知識欲其高明故效天操履貴乎篤實故法地二者不容一闕也余雖未熟周君觀德莊少仙所記如此則其人益有志於上達之學者然升高自下涉遠自邇未有不由下學而可驟致者若徒馳志高遠而無真積力踐之功則亦憑虛億度而已安能實有進于此哉且毛生戰國策士辭氣夸詡蓋孔門所謂不遜者非學者所當尚少仙歛藏之語周君其佩服之

葉清父同歸録後序

予友葉君清父深於易而喜讀神仙之書輯萬論同歸録以示人曰此與易相表裏者也或難之曰夫屈伸之循環往來之更代者易之道也昧屈伸往來之理以求長生不死者神仙之術也二者猶氷炭之不合故有易則無仙有仙則無易而吾子偕學焉其有說乎清父曰子知易與仙之殊途而未知其歸之一也吾請嘗試言之子亦嘗試聽之

夫陽尊陰卑者分之常也陰升陽降者氣之反也然常者爲否爲未濟反者爲泰爲既濟人而知此則養生之說在其中矣且一陰一陽者理之不能相無者也易之道必貴陽而賤陰仙之道亦必進陽而消陰其自然脗合又如此豈非所謂歸之一邪夫世之有治亂存亡猶人之有始終生死也聖人於易苟可以常治而無亂存而無亡者必深致其意焉彼爲神仙之說者貴其生欲其長生患其死欲其不死若悖乎天地陰陽之常理推其用心亦若是焉而已爾故乘雲馭風雖非吾之所能必然保精而爲神養性而益命全其生毋傷其生亦豈理之所無哉然則謂易之與仙相爲表裏可不可也難者乃解既而淸父以告予予謂易之爲道廣大悉備故凡天下之數術皆宗焉而非數術所能盡也仙之與易蓋判乎其二致而理之相符則有如淸父之所云者故采其說繫于同歸錄之後

云

楊文公眞筆遺教經

遺教經蓋羅睺羅氏最後敎諸弟子語今學佛者罕嘗誦而習之也蓋自禪敎既分學者往往以爲不階語言文字而佛可得於是脫略經敎而求其所謂禪者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顚倒有不堪點檢者則反不如誦經持律之徒循循規矩中猶不至大謬也今觀此經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爲一超可到如來地位也空學佛者患其迂而不若禪之捷與以吾儒觀之聖門教人以下學爲本然後可以上達亦此理也學佛者不踰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灑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其可得哉余謂

佛氏之有此經猶儒家之有論語而金剛楞嚴圓覺等經則易中庸之比未有不先論語而可遽及易中庸者也儒釋之教其趣固不同而爲學之序則有不可易者文公晉倩佛典而於此經尤所欽重至親寫之翰墨豈非以此爲學佛之實地歟公之孫九江史君將以勒之石故爲發其大指云

感應篇

世謂感應之言獨出於老佛氏非也書有作善降祥之訓易有積善餘慶之言皆此理也顧嘗思之所謂善者果何事邪傳稱活千人有封而殺降者殃及三世然則有志於善者必其權足以生人殺人然後可也陋巷簞瓢之士將焉從而用力乎否則嚴禱祀以徼福於鬼神植因果以希報於冥漠此又利心之尤而不足以爲善者也然則當奈何余嘗聞諸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舜之徒也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夫雞鳴而起未與物接善烏乎施存心養性此人事也於天何與嗚呼知乎此而後知爲善之本矣益天命之性賦之於人本皆至善自夫汩之以私亂之以欲然後反善而之惡爾心者所以主乎性者也吾能兢畏齋栗如臨君父如對神明則本心常存而性不失矣循性而行何往非善是爲不負天之所予者即所以事天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爲此而已苟存乎此則天下之善皆自是出雖功被萬物澤及百世亦舉而措之爾予故曰此爲善之本也仙游居士楊公刻感應篇以施人予懼世之人不求諸內而求諸外顧以力弗足而怠焉又或出於倖求覬幸之私而反流於不善也故書之篇末以告觀者庶不失楊公之本指云

太一天尊應驗錄

神景方士周道珍輯太一天尊應驗事爲錄以示某某稽首再拜言曰大哉天道之至仁也書曰號

泣于旻天又曰無辜籲天傳曰人窮則呼天天之爲天蓋可以號而恕可以籲而聞可以哼而答也古今載籍所傳若五月蚤霜白虹貫日等事不一而足則知天道雖遠而民之嘒呻歎僭未嘗不亟聞未嘗不亟應也世特見尋聲赴感之號出於道家者流遂以爲眇芒荒幻無所究詰而不知自昏聖賢已有是言古今天下實在之理特儒者言其常道家紀其異有不能同爾然則太乙之在天果何神邪按司馬遷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又云天神貴者太一其佐曰五帝天位在中宮而佐以五帝則太一者其諸天帝之異名歟道家所謂太一天尊者其諸即此神歟嗚呼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讀是錄者當知天與人接其近如此兢兢慄慄一念有所不容欺毋徒恃隱痛之可以哀祈舉咎之可以求免而已是乃道珍所爲次輯之意觀者其詳之

敕封慧應大師後記

皇帝陛下改元紹定之夏四月有詔封建寧府浦城縣景柘南豐院故淨空禪師爲慧應大師先是嘉定十五年汀邵劒三州疫死者各以萬計浸淫將及縣境時既十月矣而炎鬱不少衰知縣事臣知孝函詣師而禱焉風雨旋至瑞雪繼之浹旬之間癘氣如洗明年夏五月田以旱告知孝又禱焉越二日雨明日又大雨高下霑洽歲以有秋知孝既新其祠以報邑人父老又列其事于縣縣以告于府于轉運司轉運司下旁郡審驗如父老言乃具以聞請按寶慶三年明堂制書錫師顯號時知孝已任侍御史數以師神異之蹟誦言于薦紳間聞者爲悚然興敬於是奉常議以慧應大師爲號用章厥靈制曰可是年某月敕書至知縣事臣植帥吏民迎拜奉安且將以所下書勒石于師之祠顧謂臣德秀盍誌其事臣德秀竊惟眷者帝王受

命顯穹爲神人主既設爲公侯卿大夫事臣羣吏之位懌天下賢能以居之惠綏吾民俾各有寧宇而又秩百神崇明祀以佐人治所弗及凡皆爲民而已故人臣之盡心官守者有陟典焉有加命焉而年事順成亦必豐其祀以報幽明雖殊其爲勸奬一也後世緣古人追稱之禮凡神之有功於人者往往加以爵號雖先王未之有然厚於神者即所以厚於民也制不同而意同此聖朝之所以沿循不廢歟皇帝陛下嗣大歷服以來詔書數下申敕郡國具境內靈祠之焯著者上于朝而褒顯之蓋得古先哲王事神保民徵意維我慧應大師至性自天雖早從方外之學而跬步不忘君父一念必及生靈當天聖中至仁在上師誦華嚴經以祝聖壽至一字一拜極其虔恭高蹈仙巖寂然宴坐每烈風雷雨必奭禦致敬願天下生民普獲霑潤去熱惱而生清涼其願力宏大如此是以其生也以善誘人梟悛化服雖盜賊亦爲革心其沒也旱勑扎瘥有請輒應如響斯咨當乾道戊子歲邑大旱饑甲子一周人復凜凜臣植祇栗厥心惟師焉依精誠屢殫休應適格四封之內迄爲康年熙熙焉咸樂生業維師之仁大矣吾土實濟登茲其視明詔所褒可謂亡愧矣臣謹推本末以繫于下方傳閩境庶倪傾戴聖天子加惠元元之恩其有永無斁

赤松子經

按此經稱赤松子爲黃帝作攷之傳記赤松子古僊人神農時爲雨師漢張文成侯所欲棄萬事而從之遊者然世久人遠不可復考而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孔子定書斷自唐虞則後世所傳三皇五帝之書大抵皆托也然則此經果黃帝時作邪至其言善善惡惡有以深儆于世則雖非眞出於古要亦君子所不廢也夫善惡吉凶之報天理之必

然而世之人未有知其所以然者予嘗論之天地之運化曰陰與陽而已陽主生故凡孝友温良慈恕順畜者皆陽之屬也陰主殺故凡殘暴狠愎險戾刻者皆陰之屬也惟吉與凶亦然吉者陽也故爲善者常吉凶者陰也故爲惡者常凶猶君雲以龍命律以呂皆理之自然非天有意爲之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善惡吉凶之應豈非以其類乎人能知一念之善惡則陰陽分積陽多則其漸可至於聖賢積陰多則去陰而之鬼矣可不懼哉可不戒哉此經本爲庸俗設故其言明白易了親友惕君穌父樂於爲善刊梓以施用意微矣讀者毋以其明白易了而忽之寶慶元年下元後十日西山眞某希元書

蜀人游監簿慶元黨人家乘後跋

慶元黨人者蔣侂胄所立名也夫君子羣而不黨黨之爲言豈美名也哉侂胄以此誣當世之賢余意當世之賢將引避之不暇而後溪劉先生顧以是名游公之墓大理寺丞君復以是名其家乘焉何哉蓋是是非非之理天實爲之非人力可以倒置也漢之三君八俊非黨也而中常侍以黨名之方其加以是名也斥辱之摧殘之固將使天下之人同心疾之也然天下不惟不疾而益鄉慕之西州豪傑恥於不與而凡隸名文德之石者至今望之若神人然則人心所同然者果可以力倒置之邪當慶元初衆賢盈庭人稱爲小元祐而侂胄以區區鶚弁乃欲祖章蔡故智一罔而空之於是姦黨之名以立彼其心固謂被是名者不勝其辱矣亦孰知夫適以榮之邪游公在當時名居餘官之首不問可知其人寺丞君立志操行凜凜有父風隱德之報將於是乎在予讀其所輯家乘不勝起敬而書之且歎侂胄之愚欲以一手捽天下之目也建安眞某

楊慈湖手書孔壁孝經跋

司馬文正公平生未嘗草書雖造次顛沛間一點一畫必如法度觀其書者即知公之爲人慈湖先生楊公道德學問追媲前修而於翰墨尤極嚴謹嘉定初獲侍公於者廷見其酬答四方書問無一字作行押體蓋其齋莊中正表裏惟一故形於心畫亦絶類文正公而清勁過之傳君庋所藏孔壁孝經又其得意書也嗚呼先生不可作矣學者即此而觀之猶足以窺大賢氣象而知立德之本云

跋誠應廟記

柳儀曹歿於柳而廟於羅池或曰鬱山柳水之勝侯所愛也吁其誠然也以某觀之皇皇后帝命百神以主四方亦猶君天下者簡羣賢以涖衆事也其才宜乎是則使職乎是烏待其自擇哉儀曹之爲守也有功于柳歿亦祀於柳蓋帝嘉其功而胙以茲土非私之也靈澤廣惠夫人生以誠事親歿以誠惠民始祠于浦城百丈山今建處信衢閩鄰火始徧方其肇靈於百丈也有像焉浮水而上里之人因奉而祠之今廟于赤石也亦然意者靈澤之功自近而遠故上帝因之廣其所涖之地若古諸侯加地進律之典歟然則侖君應龍之建是祠其亦奉行天命云爾少仙龔君來既誌其事某復推衍其說如此使是邦之人知靈澤之食于斯也天實使之而非侖君之私意欽翼嚴事永永亡替云

跋湯士恭手書周易諸經

漢熹平中議郎蔡邕等奏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令邕書石立於太學門外學者取正焉然當時所書者易尚書公羊傳禮記論語而已餘未暇及也今湯君以八十餘老不稼朝廷之命不憚輸墨之勞盡寫諸經以及論孟亡軼遺者非其篤學嗜古白首彌勵疇克逮此今之業文辭取科第者雖

一經不能遍覽況能盡筆之乎一經猶爾況羣書乎然爲彼者不妨坐痛寵榮而君連蹇至老無一遇者可悲也已然君不以連蹇故而倦於筆墨此其所以尤可貴歟

跋周子德穎齋記

按詩實穎實栗穎謂禾之秀出者也凡世之言穎悟穎達者皆取諸此上饒周君子德以穎名其齋而德莊少仙爲之記其志蓋將卓然自拔於世俗之表斯亦奇矣雖然不可以無本也子嘗觀諸隴畝之間乎方其播植之始芽之茁者粟如也逮其少長苗之發者鍼如也積培壅之功飽雨露之潤歷三時之久涼風一秋萬頃雲偃此豈朝夕力邪爲學工夫何以異此勉哉周君日從事於斯厚養深培以須日至之熟則其穎之秀出也有期矣不然揠苗以助長適爲學道之累周君其戒之

跋王秘監文集

嘉定初元公入爲吏部兼西府掾俄遷少司成又遷少蓬兼史事其始以校文侍公于禮闈既又再侍于太學補試所未幾遂周旋道山羣玉間公時年六十五六鬚眉皓白顏如渥丹風度粹然語笑有味居一日同舍食已俱出獨公與閻茂潛及某在茂潛極言職吏之害謂當舉行舊典黥隸沒入之始快物論某亦深贊其言獨眠公有若微哂者頃之茂潛退某獨留從容請曰鄉者之言得無未合理道願幸教我公笑曰二公俱盛年不當顧特一切之論時雖未盡悟公意固知必有謂也其後屢觀過江諸賢議論乃知國初權宜時出之政姑以洗五季汙習自中世後寢不復行故紹聖崇寧間章蔡諸人不得借此以網善類然後知公精識遠慮眞有前輩風流而恨前者言之易也因思更化初方大治權臣反黨公獨懇懇以奉道包荒爲言蓋與前說指意略同使公得位與時盡行所志

則其均調消息之功必能深爲國家元氣之助奈何一斥不復而死隨之吁可歎已紹定己丑屏伏山樊公之子倫以所刋家集來示反復盡卷追憶道山對語時距今二十有二載矣驚歲月之不留慨興刑之益遠愴然久之輒用筆于篇末庶覽者不獨知公之文且有以識公之志云

跋平冠錄　端平甲午建陽龔賊犯邵武守良王埜平之

陸敬輿言兵者無它人情而已予友王子文講學論政素有本原未嘗爛軍旅事也一旦綵林叩境從容籌畫動中節會當未旬浹俘馘係塗樵川幾危而復安蓋其機神通悟洞照事情故能應變不差如此予讀耘叟李君所記本末知宜公之言爲不可易輒書其末端平元年八月五日建安眞某

贈五行任君　炳

以理論氣者濂溪先生之學也以理論數者安樂先生之學也鄭山任兄炳推演五行必本于理其迫有聞於二先生之學乎識者毋以陰陽者流例日之紹定四年某月某日西山野傻眞某贈

西山題跋卷之一　終

西山題跋卷之三

跋陳正獻公詩集

韓忠獻公不以詩名而詠雪之句屹焉有扶九廟奠八極氣象司馬文正公自謂平生於詩尤拙而歸田花卷等作至今想見其深衣獨樂之風流然則謂二公不能詩固不可謂二公有意於詩亦不可也丞相正獻陳公道德風烈爲阜陵名相第一高文大册固已流布華裔而娛戲翰墨亦皆謫然仁義之言積中形外自不可揜信乎有二公之風也舊傳公築第既成有詩其門太庫者公曰與時使竈婢乳媼可開廻佳爾薦紳傳誦以配太祝齋郎廳事語今觀其示二子詩曰與來文字三盃酒老去生涯萬卷書遺女子孫清白在不須廣屋大渠渠此正落成時所賦也太史公有言使晏子而在予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僕之於公亦云

跋黃瀛甫擬陶詩

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曰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指則出于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指則原于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掩榮木之憂逝川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是豈玄虛之士所可望邪雖其遺寵辱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詞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爲恥事一姓之驗而不知其眷眷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爾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棄倫外名教者可同日語乎三山黃君瀛甫擬作陶詩優游澹泊味出言外蓋所謂屢屢迫真者予嘗病世之論者於淵明之蘊有所未究故以是質之而未知其當與否也瀛甫其有以起予哉

跋包敏道講義

紹定巳丑之孟夏肝江包君敏道過予粤山之麓縣尹宋侯聞其名延致庠校發揮孟氏要指予亦陪末坐焉是日邑官洎學子會于堂上者九百數十人聞君講說莫不聳動歎未嘗有越翼日予復屈致家塾君首以夫子之志學孟子之尚志爲兒輩言之次論人性之善所以可爲堯舜者明白切至聽者訢然忘倦蓋君蚤從朱陸二先生游得諸傳授者既甚的而家庭伯仲自相師友切劘講貫壯老如一故其所造益以超詣今年七十有八矣浩然之氣咯不少衰稠人廣坐音吐清暢隨問響答往往破的咎晦菴先生嘗講於玉山縣學發明四端之旨幸惠學者至深象山先生亦嘗講于廬山白鹿之書堂分別義利聞者或至流涕某生晚不及拜二先生而獲聞君之名論亦足以識其師傳之所自矣學長吳千兒等將以君講義刻于學俾書其後不得辭君名遜敏道字也

跋宋正甫記章泉事

後山越竟送坡公以此去職章泉之送靜春亦然二公之於師友如此使其得志其忍負國

跋南軒先生送定叟弟赴廣西任詩十三章

棠棣之作至今餘千載矣藹然忠厚之情惻然閔傷之志讀者猶爲興起南軒先生此詩於怡怡之中有切切偲偲之意雖使不令兄弟觀之友弟之心尚當油然而生況裨裨有裕者乎真蹟今藏宋正父家余觀正父與愚謙二弟詩皆脞焉有前修風味所謂亦允蹈之者邪

跋西園宋茂叔遺藁

西園君蚤從南軒東萊二先生游故其文章議論大抵根本理道鑿鑿乎皆適用之言非世之雕鏤詞章者比而其詩趣味幽遠尤有南軒之風使天假之年俾極其所詣則嗣先哲開來學不在他人

矣三復此編爲之太息

跋宋正甫詩集

清隱之詩南城包顯道評之當矣予尤愛其贈陸伯微曰老去放令心膽健後來誰得姓名香寄御史曰陰陽消長風聞際堂陛尊嚴山立時送愿父弟曰江湖多少盟鷗地莫近平津閣畔行此皆有益之言又送謙父弟曰用工夫在細微行逢礙處便須疑高言怕被虛空笑闊步先防墮落時和人云三聖傳心惟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眞是又近理之言非嘗從事於學者不能道也至若三甲未全一丁不識等句新奇工緻則人所共喜不待予評云

跋趙章泉作何夫人墓表

衛武公年九十五作抑戒濟南伏生年九十餘授尚書古今所傳以爲希有章泉趙公以八十有五作此表援聖經引賢傳秩然其有倫確乎其不浮其眡古人寧復多遜嗚呼斯文也豈獨永何夫人之傳凡爲婦者皆當寫此一通眞之座側

跋蔡節齋題張生所畫文公像

張生丈子稱紫陽形容人物非尋常能傳遺像數百本粹然千載存無忘言學工夫日星皎無言氣象眞難曉後學深明未發時始信張生功不少文公先生教人有曰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材叔父子來徃先生之門久矣熟識先生靜坐時氣象故所傳像不特工於形肖之間而得其所存之妙焉凡學可以言傳者先生之書盡矣惟此有非言之所能到志先生之學而欲深造先生之道必於此而求之毋忽戊子立秋日蔡淵書

節齋之學能言文公所未嘗言材叔之筆能傳文公所不可傳道技雖不同其皆有得於文公之天者耶

跋餘干陳君集杜詩

尹和靖論讀書法必欲耳順心得如誦己言陳君之於杜詩可謂耳順心得矣學者能用君此法以讀吾聖人之經則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者不難到也

跋蔡忠惠帖

萃端明帖藏餘干舒氏後有趙忠定公題字讀之如見兩賢面目眞可寶哉

跋山谷黃槃字序

東坡銘蓮花漏曰惟無意無必然後可以司天下之平山谷此序其稱槃之德亦然士大夫用心當眡以爲法

跋黃君汝亨廷對策後

以布衣造天子之廷親承大問此君臣交際之始也一時議論所發可以占其平生蓋君子小人之分利與義之間爾志于義則必曰君天也父也孰有對越上天而可媕乎孰有事吾父而可有不盡乎朝廷有曠闕在位者不敢言吾言之生民有感憂肉食者不敢言吾言之此事天與父之當然者也推是心以往則進而立于朝必不敢爲爵秩而欺其君仕于外必不敢爲貨賄而賊其民凡皆一念之義爲之也志于利則上欲希舉首下欲不失甲科鰓鰓然唯恐落人後時方攻正學則曰僞黨不可容時方啓兵端則曰大義不可虧僥幸一得而已他奚邮推是心以往位於朝必不能以父事其君仕而居民上必不能以赤子視其人凡皆一念之利爲之也夫始進以義猶或繼之以利孰有始之以利而能以義終者乎莆陽黃君汝亨對策大廷盡吐其平生之學亡所回隱可謂亡負始進之節矣自今以往惟勿替此心而已雖然人心之危亦可畏也咎爲窮餓且死而不受今燕私虞樂而爲之本心之難持雖聖賢不敢忽黃君其尚勉

之哉不然則對策而斥權倖者徼之也得位而因權倖者亦徼之也是豈不甚可畏哉黃君其可不勉之哉

跋張魏公五遂堂墨帖

懿哉曾子之論孝也世人知不得於親之爲非孝亦孰知夫居處不莊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陳不勇之非孝乎五者之於事親若無所與而曾子云爾者蓋父母之於子全而生之者也所謂全者豈獨四支百體之備而已有是形則有是性舉天下之善無不具焉自居處必莊以至於戰陳必勇皆善之自也一善不存則爲虧其性虧其性則爲辱其親矣尚焉得爲孝乎然曾子於此必總之以敬之一辭者善具於性而主之者心是心常存然後能不失其性故敬則五者皆遂不敬則五者皆失此曾子所以戰戰兢兢至於啓手足而后知免歟或者以戰陳非儒者事而有疑焉吁子以爲古者文武之教亦若今之二致乎垂弧矢於有生之初習射御於幼學之際凡皆爲武備設也孔子曰我戰則克聖門高弟執干戈以衛宗國班班見傳記間爲人臣子而不知兵臨敵藹然忠勇俱喪又安得爲孝乎愚故推明忠獻名堂之意以遺耕道諸孫友民相與共勉焉

跋困齋方公耕道事實

困齋方公愛君憂國之忠守道固窮之操皆足爲一世人豪而扼於秦氏弗獲究其蘊士類憾之方是時元勲巨德內外倚重莫如忠獻張公高文粹學正論竫節莫如呂紫微胡衡麓與橫波滄巷數君子困齋皆從之遊情若金石而忠獻知之特深則公之爲人可識矣公既連蹇以終其後亦稍不振獨從孫友民文采甚蔚氣槩弗羣蓋庶乎能世其家者然公之所以自立豈易至哉有問學以浚其源有履行以充其實然後它美可貴也友民其

勉旃

跋龔尉所記全氏心遠室

龔君少仙此記其於淵明心事模寫略盡忠父復令子著語子尚何言獨嘗記笞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先生語以告曰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嗚呼今人局迫樊籠中所見不逾尋丈所志不過錐刀焉足以語此欲學淵明者當即胡公之言求之

跋章翔卿詩集

衛武公年九十有五而作抑戒此聖賢之士非常人可及後世文士亦有齒宿思新者然多才高而理不逮求之吾鄉若仙游楊公八十一而作詩有妙語靜春劉公七十九而爲文有深指皆予所素知也章君翔卿亦吾鄉人向未嘗知其名字一旦遇之於仙游出其所作詩幾三千篇剪腴可喜見其中有酒色財氣四詠尤足砭世人膏肓問其年八十有四矣吁章君老於詩如此其居去予能幾許而廼不之知然則士沈淪蓬蓽不爲世所識者可勝計邪君壯歲多薄遊江淛間晚不復出貧無以自養方棲泊山林仰道宮齋粥以給然以吟咏自適無荒寒慘慼之色其亦可敬也已君名應龍自號曰坦齋云

跋虞復之春秋大義

右春秋大義二十二卷衍義三卷建陽虞君知方復之所著也初西山蔡先生以道學名當世有子三人爲長伯靜次復之又其次仲默復之雖出後虞氏而其學固蔡氏之學也先生於經亡不通而未及論著顧嘗語三子曰淵女室紹吾易學曰況女室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屬知方爲既而易皇極二書成獨春秋未得要領居一日讀易豁然有悟曰夫易之一卦一爻爲義各與而謂春秋以一

例該衆事可乎學者以義求經而不以例求經庶幾得聖人之意矣久之讀書又豁然有悟曰道心者義理之正也人心者血氣之私也正者易晦而私者易流大舜所以有危微之戒也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諸侯大夫行事其發於道心者亡幾而凡毀彝倫基禍亂者皆人心之爲也故經於賄仲子納郜鼎皆據大義以止私欲之流一書綱領大率在此吾聖人之心卽舜之心也夫易書之與春秋其爲教亦不同而君於是得春秋之指焉益天下之理無二致故聖人之經亦亡異指昧者析之通者一之也西山於是乎得所託哉君又將爲王綱霸統一書明王道所祿廢與霸權所自起使萬世人主知履霜堅氷之戒尤有功于世教云

跋袁侍郎機仲奏議

侍郎袁公以清名直節受阜陵之知自庶僚峻躋法從其制詞略曰有愛君憂國之心有憤世疾邪之志雖未諧於中道要可謂之正人大哉王言公之平生盡於此矣然嘗疑之公之忠誠亮直旣爲一世正人矣而猶未合中道何哉觀吾先聖有言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所以約其偏而歸之中聖門鑪錘之妙大抵如此袁公之德純乎剛者也剛之過則爲世所不容故聖訓及之是亦洙泗成就英才之意也其後公果以此不安于朝退居梅巖十有餘載竟老泉石當世惜之今觀其奏疏遺囊凜然精忠無所回隱使當前代諱言之朝必以爲狂爲訐爲干名爲賣直安得有正人之褒愚於是三歎淳熙之盛

跋宗上人所藏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眞蹟

宗上人自徑山歸閩中出示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三帖喜津津滿眉間曰此希世之寶也三君子或以文章氣節名或以功業著或以道德稱遺墨盡楷學者寶之宜矣上人釋氏子廼亦寶此何哉

且楊公著傳燈劉公宗大慧固釋子所樂談若朱公則與乎此矣而上人惟是之從不問同與此意猶可嘉故爲敬書其後

跋王雙巖文集

予讀雙巖先生集其論理道不顓宗伊洛而得伊洛之粹不深泥老佛而間發老佛之微其古賦似東坡詩歌似太白其辭不矯抗而健不琱鏤而工不組繡而麗信乎其偉於文者也脊河汾王氏謂文士之行可見今即雙巖之文而想其爲人其殆易直慈良郁乎若春者也綢繆於君親之義而惻欵於骨肉之情者也羣居族處和不流峻舉陽命侶風流嫻雅而不跌宕於繩尺之外者也有如斯人而卒老泉石世謂科目能盡天下士其果然邪感歎之餘輒以所見繫于末且寫寄先生之子詳刑公未知以爲如何也

跋辛簡穆遺事

建炎中簡穆辛公以廟論推擇來尹浦城當熊寇燔燬之餘披蓁莽招流散人以復業又會盜起鄰壤蹂松溪趾政和盡驅其徒以來剽疾如風雨公募民爲彊弩手射郤之繫其渠五六人遂大犇北卒全一方公於浦城可謂有大造矣公初寓治勝果院後解縣組又寓安國精藍者久之壁間有所題詩及與寺僧往還書距今百餘載筆墨如新某嘗語鄉之士友盍祠公于安國衆以爲宅主僧亦訢然願效力會多事未克就今觀公誌銘遺事其忠孝大節既偉然爲一世標表至微細之行人所弗覩者亦莫不曲盡其當嗚呼此其所爲簡穆與起敬之餘因筆于編末高山仰止之意當於祠記詳之

跋朱文公所書諫議馬公詩

按公以建炎二年九月坐言事謫濮州詩當是此時作白河南二先生發明中庸之指開示學者公

晚從伊川於洛盡得其精微不幸遭時大變適任言責倡存趙之義折僞楚之僭精忠凜然功在宗社至是又以論汪黃誤國竄投必死之地而笑談就貶無秋毫畏沮意豈非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者耶此詩賴朱文公親書遂傳不泯某舊得之建安葉氏會公四世孫承直郎淮來丞南浦見之愀然請刻石寘廳壁亟以授之嗚呼公於中庸之道所得至深而詩之末句猶以未死自期益理無窮學無止自昔聖賢所爲乾乾終日死而後已者也公雖竟以謫死而英風義氣今猶生存學者觀此可以得師矣

跋陳北山帖

北山先生陳公詞章翰墨爲近世第一此其未五十時書也筆勢遒美已如此至晚歲則倘龍騰虎踔不可搏執矣予嘗見公所作贛州三橋詩又自書而篆之每歎咨以爲袁州學記號稱三絕然非一人之手而公獨兼之豈可及哉此帖與建陽陳君朝瑞益公同門友也是時僞學之論方譁文公先生力請致厥事廟堂未之許帖中所及正指此也後十餘年天子始詠權臣而文公與朝瑞久已仙去獨北山年幾八十盡見更化後事出入中外垂二十稔卒不肯少變所守高臥不出以眉壽終帖中所謂不易初度此其素心也朝瑞居與文公鄰壯老相遊從於學無不通貫登紹熙四年第得尉永豐未上而殺士類憫之此其假令邵武時也有子更能不墜世學持此帖示余爲識其末

跋朱文公帖

紹熙間文公先生刊定四經于臨潭其後龍圖詹公又刻之三山易本古經書詩出小序寘卷末春秋不附傳先生既幸教學者俾識經文之舊至音訓亦必反復訂正而後已嗚呼此吾夫子作經之心也當是時羣邪崢嶸設爲黨禁網天下士凡先

生片文隻字所在毀棄剗弃惟恐後而脅公於此廼始刊先生所定經文十學不少傾避其導聞行知不爲禍福所移奪如此卓卓可得哉陳君少仙總龜字朝瑞先生之門人而脅公之所友也家藏先生往來書帖甚富此特其一君之子庚攜以相示謹跋而歸之

跋劉慶子母胡夫人萱堂記

觀胡文定公傳家錄自聖學之源流治道之機括修已接物亡間細鉅皆爲子弟言之故自致堂五峰昆弟至於西園或出或處皆能行天下之大道守古人之正法至于女子亦有如夫人者焉二南之詩以化行閨門爲極致家人彖辭曰利女貞蓋男正易女正難胡氏之教能使女子有賢者之行其道行於家者可知矣慶子以萱堂記示予謹再拜而書其後

跋項吉父講義

項君講義諸賢題品已盡不待予言獨觀其名菴之義犁然有當余心者安樂先生言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君之名菴殆其近之雖微講義知君之爲善學

跋南軒先生永州雙鳳亭記

先生是時年二十有二此記今不在集中豈以爲少作而削之邪然其言曰古之所謂文者將以治其身使合於禮在內者粹然而在外彬彬焉其本不出於修身其極可施之天下此之謂至文嗚呼斯言也其可以少作目之哉

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五帖

予聞徐君德夫之賢永之識也獨見其潛臺所發衆意其蓋嘗從事於諸老先生之學者今乃以文公數帖來示其於遺墨且寶之如此則公之格言大訓必常服膺奚疑諸帖所以告學者雖不同要弗越致知力行四字德夫深玩實體而守之終身

異時所到將有不可涯涘者德夫其懋之

跋南軒先生周氏寓齋詩

蒙莊氏以軒冕爲寄以形骸爲逆旅可謂達矣然其弊也舉天下人倫物理一以虛假目之如此則善不必勉惡不必戒此害道之尤者也周氏以寓名齋而宣公詩之如此學者所當佩服

跋輔漢卿家藏朱文公帖

嘉定初年識公都城客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話言所及皆諸老先生典刑私竊起敬當時達官貴人有知公者舉措少不合物情公輒盡言規戒會中執法新受命遂劾公然在朝時未知所坐果何事後二十餘年乃見公上政府書一通其論是非成敗至今亡一語弗驗嗚呼賢哉宜其爲文公所重也其子文甫來官于閩以考亭書帖見示謹識其末

跋朱文公詩元亨揩摹品篇親書示鄧邠老

乾之四德迭運不窮其本則誠而已矣誠卽太極也其所以揩摹品者誠之通也其所以固靈根者誠之復也通則爲仁爲禮復則爲義爲智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然動靜循環而靜其本故元根於貞而感基於寂不能養未發之中安得有旣發之和故此詩謂世人之擾擾適以害道不若林居之士靜觀密察猶能探萬化之原要之道無不在初不以出處喧寂爲問善學者當求先生言外之意云

跋王樞使軒山集

樞密相濡須王公以精忠勁節際遇阜陵片言窮意遂定君臣之契不十年間參和鼎鉉獨幹斗樞明謇駿烈爲一時名輔弼之最嘉定更化初諸老聚在闕庭多能道公秉政時事某後假守洪潭又皆公故塡枌地流風遺績猶有存者心誠向之獨恨未得其平生遺文讀之以自壯紹定四年公之

子通判汀州杆以軒山集來示其詔告溫醇得玉言體表章詩什寫出胸臆不待藻飾而辭義煥然蓋公之爲人英邁卓犖軒豁明白故其詩文往往似之彼世之琱章刻句自以爲工且麗者方之蔑矣然公文之偉尤在奏議故不見集中豈以言論峻切似彰時政之闕故邪嗚呼不觀歐余王蔡之諫疏無以知仁皇如天之盛德方乾道淳熙間衆賢攢于朝直言屬於耳此孝宗之所以聖也然則公之奏議弗傳可乎故筆之編末以竢

跋江西趙漕救荒錄

嘉定七年予自殿坳出漕江左趙侯彦禪爲主管帳司明年諸郡大旱蝗予被朝命推行荒政侯悉心佽助無遺力桐川地素瘠至是艱險尤甚予屬侯先往眡凡所措畫具有條理予至發廩賑給而已憶初至見侯迎勞曰昏吾見子之面今吾見子之心矣自是深敬其爲人是歲朝家捐錢粟以惠一道者亡慮百萬計予與諸臺奉行惟謹而以奠屬宣力者侯爲最多訖事民得無殍死清壑侯由是聲稱籍甚不數歲入官于朝出守盧陵郡未幾持本道漕節軍旅之餘繼以饑饉侯又推前日所以佐予者施之江右其所全活不減金陵時書來告曰昏者江東抹荒之事某幸與聞其所記本末具在誠不自意復得推行於此始知前日之纂錄不爲無益既鋟諸木其盡爲我序之予惟趙侯昏者盡心荒政非有所爲而爲之也然去幕府財十四五年遂爲使者任荒政之失豈非心乎愛人者固天意所屬而爲善之報亦昭昭甚明乎有位之士視此寔知勉矣序非予所敢爲姑叙其略題于卷之末

題全氏步雲齋

金鷄一峰爲浦城最勝處而全氏步雲齋實踞其巔人物彬彬多自此出中改爲道宮忠甫今搨小

齋其右以復前人舊蹟予一日攝衣而登羣山回環萬象呈露恍然若超塵世而遊無何有之鄉則爲之歎曰古人喜高居遠眺者豈徒以動心駭目云哉天壤之間橫陳錯布莫非至理雖體道者不待窺牖而豁然畢睹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山而悟靜壽觀水而知有本風雨霜露接於其目則天道至教亦昭昭焉可識也忠甫之子弟羣從多好學試憑檻而寓目焉仰太虛之無盡俯長川之不息則吾之德業非日新不可以言盛非富有不足以言大非終日乾乾不能與道爲一則於進修之益弘矣若徒以拾取科級爲簡雲探月而念念在是吾恐沒溺於名區利藪中與汨汨囂塵者等爾康節先生曰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豈謂是邪既以復全氏又以自警云圭

跋曹唐所通濟倉記

太史黃公之詩有曰能與貧人芙年穀定有明月生蚌胎世知誦其言而未必深信之也撫之宜黃有曹君堯咨者自其先世欲倣建昌吳氏爲社倉未果君嗣成父志即其家立庾六計所有之田歲收畝六升以入之遇年儀則發以糶量必寬價必平於是一方之人賴以全活者甚衆君平生力學工文名不一挂鄉大夫之籍其子錫敏悟絕人方應舉時制名未定里人吳君盟仕衡山夢君子姪三人皆薦送而錫與焉遂易今名是年舉進士明年擢奉常第夫名不以他而以錫是天昭然示以與予之意也紹定二年冬盜發鄰封宜黃人亦隨和而起環邑數鄉攻剽憔傺無免者過君之居獨曰是家能平糴以惠鄉里相戒使勿犯及亂定君家廬舍邸墅皆全昔漢唐之季盜入康成表聖之閭世傳以爲異事今於君見之顧君本心不過謂鄰里有相賙之義耳非有所覬幸而爲之也及久而不懈天與之人誦之雖兒強不道如盜賊亦

知毋負君之德然則天道遠而人性惡者於此可以悟矣錫字晉伯其中第予實取之後使江東又邀致幕下時方講行荒政晉伯宣力最多用是縉紳稱其材今官奉議郎前知寧都縣事業駸駸未艾也予讀君所作通濟倉記歎仰久之謹書其後以警世之爲富不仁者俾知希慕其萬一云君字唐卿德善之詳見於李侯劉所墓誌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公冬服手詔

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論拜爲典屬國賜錢二百萬田宅副焉洪忠宣公之節亡愧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庭其褒表忠義皆可爲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檜相武之見抑不過不爲公卿爾而公方違陰山之北復貶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爲甚而偃月之罪又浮於博陸也嗚呼息陵雲漢之章忠宣霜日之節將與萬古相爲亡窮而權臣氣燄氷解燼滅久矣考論人物者其願爲公乎抑願爲檜乎有志者必知所擇

跋孝宗皇帝郊祀御筆

臣案王制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後後制刑然則聽獄議刑者真宰相事也古之論刑者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君相之所以祈天永命正在於此宜孝宗皇帝以屬之二府太臣與洪文惠公時以宰相承詔命當是時寵恩厚澤滲漉海寓和氣融液如歲方春此孝宗之德而公與其僚奉行之功也嗚呼盛哉

跋彭忠肅公文集

漢西都文章最盛至有唐爲尤盛然其發揮理義有補世教者董仲舒氏韓愈氏而止爾國朝文治蜚與歐王曾蘇以大手筆追還古作高處不減二子至濂洛諸先生出雖非有意爲文而片言隻辭

貫綜至理蓋太極西銘等作直與六經相出入又非董韓之可匹矣然則文章在漢唐未足言盛至我朝乃爲盛爾忠肅彭公以濂洛爲師者也故見諸著述大抵鳴道之文而非復文人之文公之子橫浦史君鉉以鏤本寄余敬題其末

跋孔從龍洙泗言學

脊南軒先生嘗輯洙泗言仁一篇發揮其義使學者知所以爲仁今衢梁孔君又輯其言學者四十餘章章爲之釋使學者知所以學君以先聖之裔而研精先聖之書其所發明有補學者雖然魯論二十篇言仁與學蓋無幾玩而繹之實無一語之非仁亦無一語之非學也姑以首篇言之時習而悅朋來而樂固學矣孝弟以立本巧令之鮮仁非學乎學在是仁亦在是知乎此而後爲善讀論語

跋劉靜春與南軒帖

此靜春劉先生與張宣公帖也是歲淳熙戊戌冒山參政李公年甫冠其季今制闈侍郎十有八耳靜春皆以蜀中師表許之二公果能以文章德業自著不負所期然靜春不惟知之又屬宣公成就之蓋人材世道之所賴故其惓惓如此知人之智愛人之仁如是乎兼之前修用心真可敬仰

跋陳復齋詩卷

某乙丑春嘗爲自箴曰學未若臨邛之邃量未若南海之寬制行劣於莆田之懿居貧愧於義烏之安莆田者指予師復而言也某與復齋平生故人而每歎其不可及後其亡三年乃見所與友人劉君詩卷益於堅卧不出浮言易涸之際而自處泰然佳時良夜邀朋命侶極登覽賦詠之娛回眄某咎負辜時掩關懲卧惴惴焉不敢少自放者相去遠也於是益歎其不可及而痛其不可復見也劉君於復齋爲德友故其游從密賡倡數云

跋劉彌邵讀書小記

莆陽劉隱君以讀書小記示予予讀之歎曰懿哉劉君可謂知學問之本矣孔門獨一顏子爲好學顏子所問前曰爲仁後曰爲邦舍是亡他學也蓋爲仁者成已之極而爲邦者成物之極體用本末究乎此矣顏子所以亞於聖人而孟子期之以禹稷之事業豈非內聖外王之學已備故邪漢以後學者始多端記問綜古今文章妙機軸號爲儒者極摯然以成已則不足以成物則甚難其亦何貴於學予屏居八年呻吟蠹簡未有云穫獨嘗竊謂士之於學窮理致用而已理必達於用用必原於理又非二事也朝思夜索惟此是求間以語諸人鮮不憮然者蓋後世之學言理或遺用其病爲空虛言用或遺理其弊爲麤淺不知理卽用用卽理非混融貫通不足以語學之成今觀劉君之書內不遺理外不遺物乃深有契於予心睟然道無窮學無止以劉君之靜且篤懋懋而弗舍庸知不詣其極乎故識于末編以待

跋張平仲注三略

三略先秦書雖非鷹揚翁自作要必其遺法予嘗深味之其言治國養民法度與儒者指意不詩而欲藏退守不爲物先之意則黃老遺言也子房號稱善用然最所得者不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動而輒隨數語爾以此推之則今之傳於後世者正子房所受書也盱江張平仲少嗜此書爲之傳義簡而能盡深而不鑿所貴乎儒者正以其靡一物之不知況兵事而可以不知平仲於是

跋祕閣大史范公集

諸葛武侯文采不讓然其出師二表與開府作牧教至今爲學者膾炙有志之士擊節讀之有至吁歔流涕者六朝情唐文人動百數十篇穠華纖巧極其琱飾或卒無一語可傳然則文之爲文豈必

多且麗乎哉祕閣太史范公之學得於其舅氏胡文定公立朝行已大略相似其見於議論必尊春秋古經必排王氏別說必明夷夏大分必闢和議必詆權臣今其集中斑斑可睹而上恩陵諫屈已封事責秦檜忘讐辱國尤所謂光明絕特者也使公平生亡他文獨此二篇亦足以貫虹霓而摩星斗矣嗚呼偉哉某年某月日夜讀公文不勝歎仰書于集之後以歸其孫某

跋天台劉深父杯水編

開禧丑寅間天台劉君深父爲侯官尹余時在連帥幕府間相過講論文字君每舉史傳輒娓娓數百千言漢討后上孝成帝書於班史爲隱僻處學者多不道君一日對客誦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及設爲屏風張某所等語余細聽不一字差至今猶想其風度也後三十年其子聆過余出所謂杯水編者閱之盡卷其爲行軍作者多開禧用兵時事予親見君所賦洎嗚呼以君之文學標致去侯官幾時不復起而余閒葺無比閱一世後乃更來恩舊遊如夢中事死生窮達不足道獨於君風流意度有不能忘云

跋陳北山序黃春伯本末

清逸黃君以爲神仙之學且有志當世之事爲故北山先生陳公所知公之子今寶章閣待制子華爲福建招捕使君以賓客從有功白于朝得武爵清逸弗願也顧弗忍墜先世遺緒以州文學齒吏部銓樞密府聞其才召使稟議此功名鼎至之秋也昔李長源嘗學神仙矣既而爲唐家三帝出建大勳業人謂長源以將相易神仙失計吁使長源真能驂鸞跨鶴食沆瀣餌朝霞不過自私其身爾況大忠大孝不俟修鍊而得神仙此真詣中語也予嘗謂天上果有仙人必忠臣孝子爲之清逸勉乎哉抒赤誠以報國其斯謂忠揚令名以顯親其

斯謂孝勤業就矣浩然來歸已結廬梅山之陽振袂武夷之頂子能從吾游吾將分半席以待

跋永嘉劉君誌銘

劉君躬行於家而人化於里無利之誘而爲善者勸無罰之驅而爲不善者恥非有過人之德不能以儒者而知兵以匹士單人而能扞一方之患難非有過人之才不能然卒以布衣死窮巷者世無周竇典唐辟舉士不能牽合組織爲文章者往往坐窮以死獨劉君乎然君之爲此亦以盡吾天分爾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天於夫子窮之終身宜若不我知者然下學而上達天之知我不既厚乎學者深味斯言然後識先聖不慍不尤之指端平初元夏至前一日建安眞某書以還君之孫晉明

跋黃容安僻地集

黃君僻地闔山又徙建溪崎嶇艱阨可謂甚矣而示兒之作乃以義命自安非嘗講學知道者不能及此可但以詩人視之哉紹定五年六月廿日題

山谷評帖云宋齊間翰墨之工皆藉師友淵源凡作文亦然語云峴山之源僅若甕口桐柏之流能泛觴卒之成江注海其源遠也真文忠公處文詞多變欲學者識其源係自韋與朱子同郡宗之若峴山桐柏恨爾時權相立異學之名力錮善類慷慨上奏真可謂底柱澎湃堆戚壯矣其選文章正宗若干卷以詩歌一門屬劉後邨後村所取者削其大半如漢武帝秋風辭因文中子悔心之萌一語不肖編入貽誚于趙儀可華然風教陵夷之日亦政不可少此一派故其題跋雖無坡谷風韻余編入函中却如三公衮衣冕笏拱立玉墀之上其嚴嚴氣象可令寒乞小儒望之神懾海隅毛晉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止齋題跋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